

叢文火星

# 童年的事故

艾蕪著



建國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8985B

二之叢文火星

# 事故的年童

著 蕪 艾



# 目錄

隣居·····	一
大騾子·····	(三七)
手·····	(六三)
花園中·····	(九〇)
大舅父的悲劇·····	(一一四)

## 隣居

我家鄉的村落人家，都是散居在平原里面，彼此的距離，大多數是一里半里光景；但有的也很近，只幾十步，或隔一條小河。各家的院子，圍着一道泥土築成的牆。牆內種上許多柏樹青剛樹菩提樹皂角樹，和長年都是青綠色的竹子。遠遠望去，幾乎全是蒼翠鬱鬱的樹林。

我家院子的大門，向着南面的。一出門，就看見大片的田野，和遠處河灣上一排排棲木樹麻柳樹。在左邊有一家隣居，和我們院子排在一道，而且兩家人爬在圍牆上，可以彼此講話的。只因隔住一道丈把寬的小河，長年四季都有水在流過，不說我們做小孩子的，不能過去玩耍，就是大人也從來沒有拉把繩腳，涉水爬到那邊岸上。於今，這家隣居的影子，留在我的記憶中，已是非常的淡薄，不到十歲的時候，我們全家搬家了。

只記得有個着舊紅棉襖的女人，蓬着頭在河邊石頭上捶衣服，木棒捶一落下，雪白的水花，便濺射起來，或者一個男子牽着瘦瘦的黃牛，在滿是蜂窩的圍牆邊上，慢慢地走着，另外的一切，就全然有些模糊了。

最記得的，要算是右邊的一家鄰居。牠跟我家院子，相距約莫兩三百步遠，而且靠後一些，不是品排在一道。院子的圍牆，也不是泥土築成的，而是用竹子扎的籬笆。兩條小河緊緊包圍着籬笆腳，一出門就須踏過一條石橋，使人想着院子像處在島上一樣。門口河上，有座用水作爲動力的碾子，冬天水大的時候，四鄉的農人，便挑着谷子去碾。我們一年到頭吃的白米，便是在這個碾子上碾出來的。在碾米期間，總常常跟着大人去玩。龐大笨重的碾砣，在碾槽里面，打着圓圈子，風快地滾動，既使人驚異，也叫人有些害怕。碾子的樓板下面，安着能使碾砣滾動的水車，一爲高處水閘聚積的水，猛力冲下的時候，便和水聲一道發生宏大的聲響，這也使人驚異而且害怕。又碾子上的用具，也跟我們一般的東西不同。我們的鑿箕是用一指寬的青篾編的，碾子上的却全用黃牛皮做成。我們的升子，只是用木頭做的，碾子上的，偕在口子上包點鐵皮，而且特別的深，特別的大。碾子上的人也與衆不同，衣衫上，臉上，頭髮上，鬍鬚上，以至眉毛上，都粘有一層灰白色的糠。這些對於小孩子，簡直具有一種不可抵抗的魅力。

碾子側邊，靠小河有個坪子，是用來晒谷子的，同時也是甲長招集人開會的場所。只要做團首的提着鑼在坪子上鏗鏘地一敲，三兩里路的人，便曉得這是「仁和團在講話了」，大家就放下鋤頭走來。這時候，家里一定有人去的，我們也一定尾着去瞧熱鬧。母親雖比平時放心些，認為有家里人在一道會有人照顧，但借是要叮嚀我們，只准在坪子上玩，千急不要挨進水閘或者走進碾子去，因為一落水閘，一跌進碾礮，的確會有致命的危險的。但那打圈子滾動如飛的碾礮，向四面迅速洒着珠花裙子的水車，尤其是朝水閘中投進一片樹葉，浮在水上如飛的直衝下去，都多麼的使人心怡神醉呵！我常常忍不住要到水閘邊去偷瞧，碾子門上去窺看。

這個碾子，地名叫曹家碾，是姓曹的人家修的，在我懂事的時候，碾子已賣給劉家了，名字却固定下去，沒有更改。主人就住在碾子側邊的竹籬院落里邊。他們是年老的兩弟兄，大家喊做劉二河劉三河，各自開鍋吃飯。兩家人都不種田，全靠碾子生活。兩條河繞着的院子後面，借有一點空地，平常是用來種蘿蔔白菜的，我記得有一兩年，他們把它種上粟。這種東西四鄉的人都沒有種過，他們種的時候，也沒人跟着去種，因此，一開出鮮紅美麗的花朵，就使做小孩子的我們，既覺得可愛，又復感到新鮮奇異。後來，借吃過粟粟結成的籽子，那是結在一個小斗子里，把牠弄個眼，仰着朝嘴上一倒



，便有許多芝蔴似的小粒齊溜進嘴里，味道很香，但那算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因為，往後許多年走到雲南的永昌，才第二次有機會看到紅紅的罌粟花，可再沒有吃過又香又有味的罌粟籽子了。

這家姓劉的大兒子（劉二河的兒子）是個不結婚的人，頭頂像個道士似的，把髮穿根簪子，挽成一個結子。他不吃煙，但却歡喜拿根三尺長的鐵煙袋在手上，彷彿這是用作防身的武器似的。又常常提個小的烏籠子，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成十天半月不落屋。他的烏子黑黑的，只有麻雀那麼大，非常之乖。不但打開籠子讓牠出來，牠不飛走，而且偕會聽主人的話，叫牠拿嘴替人抽彩頭。這種彩頭，是用硬紙畫成彩色圖畫，內容大約分成兩種：一種是叫人看了歡喜的，如畫一座樓梯，一個矮小的人，在舉步爬了上去，意思是暗示「步步高」。另一種使人頹喪的，是畫一張床，一個人睡在上面，意思是象徵「疾病纏身」。這類畫好的硬紙，折成紙牌那樣，把畫藏着，一點也看不見。鄉下人就頂喜歡抽看這種藏着秘密的東西，藉以顯示他們將來的運氣。一般做彩頭生意的人，一半是叫人自家用手來抽，可是劉家這位大兒子，却不知道從那里找來這樣的烏子，叫牠拿小小的嘴吧，代替人的手指頭，這一來就使抽彩頭這種迷信舉動，更加穿上一層神祕外衣了。而他的生意，就比別人的格外好。他也頂珍貴他的烏子，籠子既很講究

，外面借罩一層細緻的黑色布幔。我們做小孩子的，看見鳥子能夠替人家抽彩頭，覺得奇異非常，想牠一定不是平凡的鳥子，至少也帶有幾分仙氣的。因此一看見鳥籠放在碾子坪上，就忍不住要跑去看看。但牠的主人，却總不要攏身，再不然就趕快拉下籠上的布幔，這就使人覺到，這是一隻很有些神奇的鳥了。只有趁人家抽彩頭的時候，才能把牠看個夠。其實哪里看夠過，牠在黑幔遮着的籠子里，輕巧地跳出來，敏捷地啄出幾張彩頭，就又迅速鑽了進去，好像一個童真的尼姑一樣，在修道院的門口偶然露一下面，便又誰也不看地趕快躲了進去。這種毫不關心外邊美景花香的神情，更越使人起着嚴肅和畏敬的感覺。

劉家的大兒子，也不單靠這門法寶生活，他僭能看相算命卜卦。人們就籠籠統統叫他劉算命子，有時也照他頭頂挽髻的樣子，喊他劉道德兒（卽是劉道士），但在我們小孩子看來，他不像算命先生，也不像一個道士，同時更不像一個平常人。他的眉毛極其濃黑，眼睛很有光芒。講話的神氣，做得十分威嚴。不大喜歡混在人叢中，講談世俗上的事情。譬如仁和團上的人，在碾子坪上講話，就從來沒有看見他參加過一次。我的三叔父，頂同他談得攏了。他兩人常常站在碾子坪上，講些漂葉子的故事。所謂漂葉子就是指一個精通武藝的人，在外頭跑江湖的意思。從他們談話中間，我漸漸知道，世間僭

有那麼能幹的人，不但能耍刀耍槍，借會飛牆走壁，而且晚上黑黑的，竟也能夠看得清清楚楚。劉算命子講時，那種熱切認真的神情，差不多使我疑心，他怕也會是那樣的人，至少他見過他們，跟他們一道作過朋友。

劉算命子身上沒有一點糠，他也從來不走進碾子去，他只帶着他的小鳥籠子，現着極其寧靜嚴肅的神情，慢慢地走路，有時站在河邊樹子底下，凝神注意地看着什麼。衣裳通是深黑深藍的料子做的，總顯得寬大而且清潔。他很少走到各家門口去算命卜卦，像我們院子隔他家那樣近，他就簡直沒有提起鳥籠去抽過一次彩頭，只有人們走到他家去請求，他方才在碾子坪上，使出他的各種本事和法寶來：鳥子，彩頭，烏龜殼……他多半偕是肩上搭着褡褳，提起鳥籠，拿起鐵桿子長煙袋，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像距我們五里路遠的清流場，逢場日子川主官內的空壩子上，就有看相，拔牙，賣狗皮膏藥的在那里擺攤，兜攬生意，他却也沒有去賺過一次錢。

他的家庭是中途衰敗下來的，沒有田地，沒有錢財，只靠碾子生活。而碾子又只是一年三四個月才有生意，生活不用說是相當窘迫。幼時過慣好日子，且有幸運讀過書，一到長大時，便看見中落的家境，遭受人世的冷眼，想到異地去謀生的悲哀，當然是很強烈的。

另一個人，是劉三河的大兒子，名叫劉寬寬，他對小孩子很有興趣，我到碾子坪上去玩，或者在路上碰見，他總要說幾句開玩笑的話。有時借故意鼓起眼睛威嚇人，一面磨着牙齒說：

「我要咬掉你的麻雀！」

樣子做得相當可怕，但他並不走攏你的身子，所以小孩子毫不畏懼，倒覺得是件好玩的事情。他也不大走進碾子去，招呼人家碾米，全讓他的堂兄劉保之（劉二河的二兒子）和他的兄弟劉老四去做。他的衣服便長年四季都是乾淨的，但料子却不是毛藍布那類深色料子，樣式也不像劉算命子的過份寬大。他喜歡葱白布和柿布來做衣裳，樣式要牠合身，叫人穿起顯得更加靈活。夏天他戴的大草帽，也和一般莊稼人的，很有分別。人家的草帽邊子，多是四面平平的，或者簡直垮了下去，他的都是前後翹了起來，戴在頭上，把人天然顯得英武挺拔。他的臉子，有着健康的黃黑色，配上明亮的大眼睛，使人覺得他雖聰明，可是並不狡猾。神情有點嚴肅，然而也含着和靄。他是鄉場上哥老會的弟兄，他身上不常常帶刀，我可看過他在碾子坪上，把雪亮耀眼的刀，拔出牛皮鞘子，拿指頭試試牠的鋒口，查查有沒有起鏽的地方。這個時候，如果我走攏去看，他便做出恫嚇的神情說：

「？」

「呵，這樣大胆麼？刀這裏都要闖來？……來來來，看牠會不會割下你的耳朵。他只是這麼說說，並不抓着我的耳朵，拿刀來試一試。反而和靄地把刀把子朝我手上塞，帶着鼓勵的臉色，慫恿地說：

「想玩嗎？玩一玩吧！」

這到使我不敢了，連忙把雙手藏在背後，他却愉快地笑了起來。

我們家裏夏天插秧，秋天打谷，臨時要請好些短工幫忙，這時他便來做工了，這種工作在農家看來，都是非常緊要的，非得按着一定的時期，很快地做完。所以待承這個期間的工人，總比平時好了許多。插秧除了給他三頓飯吃臘肉鹹蛋之外，偕有兩頓打尖，吃幾杯酒，算是一天招待五次，打谷也是一天五次吃東西，所不同的，是兩頓打尖，不是吃酒，而是吃醃菜炒豌豆噎稀飯。因此，好些平時不願作工的人，也喜歡去做幾天零工。劉寬寬也是這樣的。他很會插秧，大家都要他插在頭前，別人好尾在後面。原因帶頭的人行數插得端正均勻，跟着插的人，才能照樣插得不歪斜。打谷子的時候，把谷把子朝大桶上拌，比較沒那麼用力，但谷毛塵灰會粘在流着汗的身上，使人極不舒服。只有專力把打下的谷粒，一担担地挑回家去，比較乾淨爽利一點，可是挑在肩上，

却吃力得多。劉寬寬做這類工作，便走了後面一種。而且喜顰兩頭樂得張着嘴，耳其富有彈性，挑起走的時候，彷彿鳥子在閃動翅膀一樣。而他挑着的神情，也不像別人咬緊牙巴，現着吃苦的臉色。倒是愉快的樣子多些。旁人都稱贊他會做活路，同時又惋惜他不肯一年到頭，給大家幫工。甚至誘惑地說：「要是劉寬寬肯做長年，我情願多出一點工錢都不要緊！」可是劉寬寬却不爲所動，只是輕蔑地說：

「幫他！……他肯不肯出一百兩銀子嘛？一個月！」

那時幫人一月的工錢，借不到一兩銀子，一百兩一月，當然只是使人發笑的話語吧了。然而，在說了這句話的第二年，初夏插秧的時候，沒有看見劉寬寬在水田插秧的影子；八月初打谷的時候，也沒有看見他鳥子閃翅似的，担着滿挑谷粒，走在田埂上面。於是就有人忍不住地問：

「劉寬寬到哪里去了？」

「該不是到啥子地方，幹發財事情去了吧？」

這是從劉寬寬平常愛玩刀那種情形去推測的話，曉得他絕不是一個安於貧窮的人。

劉寬寬也像他的堂兄一樣，沒有討親，家裏也不能使他安定。他的兄弟劉老四，却已順從命運結了婚，人也胖胖的，一身糠屑，從碾子門上鑽了出來，望望有什麼人挑谷

子來碾沒有，便又懶懶地打個哈欠，踱進去了。有時也走到碾子坪上，帶着微笑的神情，聽聽人家講的什麼笑話。但手上却抱有一個不能走路的小孩子，彷彿已經打了標記，表明他是個安於現實的父親了。劉寬寬的臉上，談話的神情，與乎抽刀來看的姿勢，都顯出一般向往什麼的熱情，而且偕有一點駕臨一切的高傲。離他家五里路的清流場，有着哥老會的碼頭，也有着提拔他的拜兄，但他並不常去，彷彿那些打三罵五耍錢爛醉的生活，也和他合不攏來，他偕沒有爛到那步田地。因此插秧，打谷沒有看見他，街上也沒有他的影子。

有的人偕以爲他跟着算命的堂兄去了，但提着鳥籠的人，出現在碾子坪上的時候，也沒有看見劉寬寬的蹤跡。他家里也不清楚他的去向。他有好些朋友，愛到朋友哪邊去玩耍，乃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所以家里人見他不回來，也不驚異。要是有人從他的母親那裏打聽他的消息，回答多半是「曉得他哩？總是遊魂去了嘛！」是一種埋怨的口氣。他的兄弟劉老四，則亦皺着眉頭地說：「沒法子，太心不定了！」只有他的堂兄劉算命子對他抱有好感。劉算命子談到他的時候，才拿鐵煙袋桿的嘴子，敲着鞋尖，慢慢吟味地說：

「他會有出息的，……他會有出息的，……你看他那付像嘛，天堂明淨，雙目照人

，哪里是一輩子捏鋤頭把子的？……你不要笑，張飛賣肉，關老爺也推過大車子哩！」

劉算命子說到末後，聲音嚴厲起來，用炯炯的目光，懾住對方，務必使對方信服，至少也要使對方斂着輕視的笑容。沉默一會兒，劉算命子會又陡然拿鐵煙袋，指着身邊不遠的鳥籠子說：

「你說有沒有鬼嘛！每回抽頭，都是跟他啄出上好的，不是賣油郎獨佔花魁，白頭偕老，就是許世琳拜塔，先苦後甜。老鼠躡牛角，狗挨竹槓子，一回都沒有跟他啄過。……你說有沒有鬼嘛！」

以後，劉寬寬終於給人知道了，大家都詫異地說：

「做啥子偕是去幫人呢？」

有些人覺得沒有幫自己做事，便又惋惜地說：

「爲啥子要那麼遠去幫人，就近邊幫個主家不好！」

另外又有人輕蔑地說：

「我早說過的，那樣的人，搞得出啥子名堂嘛！……除非不吃飯，那就可以驕傲到天上去！」

原來劉寬寬是在一個地主家里作長年，那里離他家約有二十里路光景。地主姓陳，



一個過了五十的老頭子，世上一切都對他弄厭倦了，只在鴉片煙燈旁邊，度過他無聊的晚景。一天到晚，糖食水果不離嘴巴，若是偶然缺少這些東西，便要紅起眼睛發脾氣。屋角上不論冬夏，都放上一個白炭爐子，早晚燉着肉或是冰糖蓮子桂圓之類的東西。他也把這些東西分點給家里人吃，但他總不放心擺在他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從許多年以來，就提防着家里的人，怕他們暗中偷來，大拋小用。其實，他家里人老婆女兒兒子，一點也沒有存心要偷竊的，而且也從不以為他們的行爲，就是偷竊，只不過看他太愛提防，喜歡囉嗦，便能夠瞞他的事情，躲在背後，暗里做了算了。像一個尼姑走來化緣，你與其坐在煙燈旁邊，看他的顏色，求他的允許，到不如暗中給尼姑升把米好些。他查不出來，大家也落得爽利清靜。大兒子是個愛玩刀的人，高興打槍放鶴，不喜歡種田。這原是父親從小溺愛，慣壞了他，大了見他借不怎樣亂花錢，就由他玩下去，反正田是出的吃不完，用不着要他養家，何必強迫他摸鋤把犁頭呢？他跟劉寬寬一見面，便兩下弄得很適合起來，搞久一點，竟至離不開了，索性就請劉寬寬到他家里去住，幫他管理莊稼，做些種田的事情。天氣一晴明，便又一同去打鳥趕野兔子。做父親的見劉寬寬耕田下種，既內行又很能幹，便也漸次喜歡起來。劉寬寬對年青的主人，深懂他的脾氣，常能恰如其份的說些規勸的話。飲酒和賭博，劉寬寬都不大愛好，慢慢也把這種德行

，影響到身青人身上。做母親的見兒子吃飯的時候，不一定要喝酒，也不暗中問娘要錢，去押寶擲骰子，也就對劉寬寬另眼看起來。劉寬寬在陳家的地位，既然並不像個傭人那麼地卑下，終天接觸到的，又全是親切和悅的眼光，於是便不知不覺地安靜住了下去。

這些詳細的經過，都是劉算命子打聽回來，起初在碾子坪上對一二人講，隨後便出聽了的人傳播開去。這自然引起不少人的羨慕，但也有人不滿地說：

「再說到天上，幫工總借是幫工咄！難道是做了主子？」  
另外僭有人，從前輕視劉寬寬的，現在也仍然說着輕蔑的話：

「這樣的事情，有啥子講頭嘛！又不是做了官，封侯掛帥？」

大家漸漸不提此事了，久而久之，不看見劉寬寬，也就把他忘記了。本來他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人物，又沒做過驚動鄉里的大事情，被人忘掉，乃是極其自然的。只有好事的人，像我的三叔父他們，看見劉算命子，久別歸來，跑去跟他閒談，偶爾也向他提起：

「你老三怎樣了，借在陳家嗎？」

劉算命子多半皺着額頭，現出不高興的樣子，這樣回答：

「不曉得，我好久沒到那邊去！」

有人說他，其實是到陳家那帶地方去過的，只是他不肯講吧了。爲什麼不講呢？人們彼此之間，又起着新的疑惑。

### 三

我小時候，讀書的地方，是在一個廟子裏面。神龕用細篾簾子遮着，元始天尊，太上老君，東嶽大帝這些神像，很不容易看見。只在神殿對面，單獨一尊靈官，是全部露了出來，彷彿用牠來監督學生用功似的，牠終天向課堂鼓起三隻眼睛——有一隻是在額上。再配上一付紅鬍子，和舉在頭上就要打下來的粗大鞭子，確也着實使人可怕。但這不過最初入學的幾天罷了，往後簡直忘記了牠。這個學校，名叫翠雲山，一般人都喊做高廟子。是位在平原中一個小小的坡上，進山門要爬十幾級石階，上神殿又要爬石級七八級。打開作爲教室的神殿（第二重神殿）側門一看，圍牆外的田野人家，都可以望見。學生遊戲的時候，怕受責罰，只消輪流派個人，站在側門邊上，看見先生從遠處田間的路上，在走來了，大聲報告一下，衆人便立刻停止遊戲，一齊跑進教室去，呼呼噏

噲地讀起書來。後殿空起的，也常常關着，偶爾有機會進去玩玩，用足着力踏踏，便聽見地一發出空響。一般人都說，神殿下面，是先前的皇墳，而且也推測必然埋有寶物，但却始終沒有人敢去提議挖掘，我們做小學生的，很想忽然有個地洞，讓我點起燈走下去看看，像祖母講的薛仁貴那樣，能夠看見地洞下面，有九牛二虎那類麵做的點心。

這個學校離我們家，約有三里路，每天早上去，正午回來，吃了午飯又去，下午又回來。路上要順着小河邊，走好些路，芭茅叢中，夏天的時候，總看見有青竹標烏騷公那些蛇，在盤屈着晒太陽。田野中，春天菜花開的時候，又不時有瘋狗在阡陌上走。這些都使我們害怕的。我們就都找一根四五尺長的竹棍子，常常帶在身邊。這種可做棍子的竹子，叫做百家子，只長得小酒杯那樣粗，非常結實。拿刀把青皮子刮去，久點便變成黃酥酥的，彷彿給桐油浸過一樣，看起來極逗人愛。我們小孩子異常喜歡牠，走在平整的路上，就當做馬騎，越過小溝的時候，又可以把牠拄在溝中，幫助我們足不粘水地，從這邊溝坎飛到那邊溝坎去。自然，最使我們高興的，偕是因爲牠能做我們的武器，有了牠，我們敢在田野中，威嚇一隻狗，敢在芭茅叢中，打那些大胆的不怕人的蛇。而且也幾乎以爲世間最厲害的武器，怕就是這種百家子做成的竹棍子了。

直到有一次看見別的許多武器，才使我們做小孩子的，明白這種竹棍子，實在算不

上怎樣了不起的東西。那時是冬天的時候，我們吃了午飯，走到學堂去上學，看見約莫十來個陌生人，揹着烏黑的槍，拿着拴有紅纓的矛子。衣服穿得各色各樣的，極不整齊。在我們想來，拿着那麼漂亮的武器，臉上起碼應該愉快得忍不住要現出笑容來的，然而，他們卻沒有一個人笑，也沒有一個人講話，彷彿彼此都在生氣的一樣，我們好多小眼睛，站在路旁邊，非常羨慕地瞧着他們，他們却半眼也不瞧我們，就迅速走開了。他們拿着武器做什麼，到什麼地方去，我們都渴望明白。我見他們是朝我們院子那個方向走，我簡直打算逃半天學，尾在他們的後面，好看個一清二白，可是這是萬難做到的事情，因做學校教師的，就是我自己的父親，他借沒有來，若是跑回去，豈不是迎頭碰着他，而且逃學的事情，倘在別個教師手頭，借能推說家里有事或者有外婆那類的客來，但這哪能瞞住我自己的父親呢？只好快快地走到學校去。我們小同學之間，便又禁不住神往地談起剛才所見的武器來。有的說喜歡刀，有的說願意要槍，有的說，想要一枝矛子。我却說，我要槍要刀也要矛子，槍揹在背上，刀帶在腰間，矛子就拿在手頭。於是別個孩子就奇異地問：

「那麼你的竹棍子呢？……你就想不要了麼？」

「是的，我不要了！」

我那時的確看不起手里拿的竹棍子，牠既沒有紅艷艷的纓子，也沒有明亮亮耀人眼睛的刀鋒，更沒有轟然一聲的爆響，有什麼好玩呢？別個孩子就又問道：

「那麼你不騎馬了麼？」

「不騎了！」

我想我有刀有矛子，我應該騎一匹真正的馬了，偕拿竹棍子當馬騎，豈不惹人笑話。別個孩子又問：

「你不要竹棍子，你拿啥子跳溝呢？」

我就回答道：

「我不要跳溝了！」

「那你連書都不讀了麼？」

因為從我們到學校的路上，有小河小溝，小孩子走過的時候，總得用竹棍子拄着跳過，所以會認為不跳溝，就是不再去學校了。我想，我有了刀槍矛子，就算是有了世間最好的寶物，而且又有真正的馬騎，我偕坐在神殿里讀什麼書呢？所以我就毫不遲疑地說：

「我不讀了！」

「你要做啥呢？」

「我跟他們一樣走到老遠的地方去。」

我一面回答，一面偕回頭看一下，那些拿槍，拿矛子走着的陌生人。小朋友些也回頭看看，然後帶着好奇的臉色，考我似地問：

「去做啥子呢？」

我一時回答不出來，一面走一面想起劉算命子對我三叔講起的話來，他說那些飄葉子的，帶着武器走盡天下，專打抱不平，要把壞人殺掉。因此想了一會，才說：

「去殺壞人！」

走了一會，又有一個孩子自然地問道：

「壞人在啥子地方呢？」

不待我回答，就有一個孩子搶着回答：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那麼他們來我們這裡做啥子呢！」

這實在是個問題，後來大家一致的決定——他們是打這里過，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但我們却又想着，也許他們是認識劉算命子的，說不定要在劉算命子家息腳。如果

他們能在劉算命子家過夜，那就更好，放學回去的時候，我要我三叔帶我一同到曹家碾去，請求他們拔出刀來，看是不是像劉算命子說的，拿一股頭髮朝刀口上，用嘴一吹，就能紛紛斷落，又請他們拿根鐵條子來，輕輕一砍，會不會像劉算命說的真個削鐵如泥？這天下午差不多使我很沒心思讀書，好在是下午的功課，全是溫習，我父親也沒注意到我。

黃昏放學回去，太陽紅紅的，沒有落下土，偕在遠處的樹林的上邊。天空藍藍的，沒有雲，也沒有風，使人感到冬天晚邊的寧靜和愉快，並能想到明天也會有個溫暖晴明的天氣，好些同學都高興地把竹棍子騎在跨下，在田野中走着，或者一面走一面拿石子打那天晚回巢的小鳥，我卻一心一意想到曹家碾子，去看那些拿槍拿刀拿矛子的人，是不是在劉算命子家過夜，簡直無心和他們一道玩，也不想騎着竹馬走，我只把牠當成一根平凡到極點的竹棍子，毫不愛惜地拖在地上，由牠碰到石頭、石塊、粘上牛屎泥巴。走到我們耕種的那些田地上，我看見我的三叔父在田埂上放牛，老遠我就喊他：

「你今天看見那些飄葉子的沒有？」

他詫異地望我一下，然後責備地說：

「亂講！有啥子飄葉子的？」



這樣回答我，使我很不高興，但爲了好奇起見，偕是忍耐地問道：

「今天有拿矛子的人走這里過，我都看見，你沒有看見麼？」

他沒有回答我，只把眼睛順到別處去，臉上現着激動而且痛苦的神情。我奇怪地看他一眼，覺得再問他，也許他會發脾氣的，我便走回家來。心想，他說不定沒有看見，不然明明看見有飄葉子的走過，他會責備我亂講嗎？連他都沒有看見，而且一點影子都不曉得，顯然那些飄葉子的，竟至不會到過我的鄰家，——假使到過，至少也是沒有停留下來過一夜，這樣亂想一頓之後，興致已失掉了許多。走進大門，我看見祖父祖母他們，都坐在堂屋門前，手裏抱着烘籠。看他們的臉色，顯然曾爲什麼事情激動過，現在偕帶着未能完全平靜的樣子。我走到堂屋的時候，祖父不斷地看我，一面向祖母說：

「從小就得好好地教，不能讀書，就該種田……」

祖父管家很嚴，家裏人沒有不怕他的。平常小孫子不能任意跑，隨便跳，更不能大嚷大叫，須要「慈慈本本」，規規矩矩的，就是撅起嘴唇，吹點口哨兒之類，也不准許。我不敢聽完他說的話，就跑到廚房里去。我媽媽正在燒夜飯，她是大媳婦，而且是僅有的一個媳婦，因爲叔父些都偕沒有討親，全家一桌多人的飯，一天三次，全是她一個人燒。我們又是住平原里面，樹木特別寶貴，從沒有人砍來燒的，燒的只是樹葉子，菜稈

子，稻草椿（咸都平原里的稻，長得很高，除割了一大節來喂牛蓋房子之外，偕剩有尺多長的椿子，就全砍來做柴燒。這種穀椿很多。算是農家主要的燃料。）燒的時候，要常常洵神不斷地挾進去，不然的話，便半中腰熄了火。這種煮飯工作，便比燒柴格外忙了。往天我媽忙着燒晚飯，看見我回來，只說一聲「放學了麼？」就由我高興到什麼地方去玩，全不過問，也忙得來不及過問。但這一天，母親却停着正在切的菜，帶着很興奮的神情喊我：

「你不要出去玩，你來跟我燒火！」

——坐在灶後邊燒火，這種工作，我是喜歡作的，而且早就不待母親的吩咐，便去做過——拿着火鉗把稻草椿挾進灶門去。但每次都給母親阻止了，見我不會燒，把火中斷，偕在其次，更其麻煩的，是他怕我挾柴的時候，把火屑帶到稻草里，惹出火災來。所以每次想燒火的慾望，都沒有好好滿足過。我看見母親燒火，把破爛的筍殼（好的筍殼要留下做鞋底）挾進火去，會比別的柴草，容易着火，而且燃的很快，發出一連串荷荷的吼聲，彷彿在大笑一樣，火焰看來也分外現得美麗可愛，我就頂喜歡把這種筍殼放進灶里去燒。這天我得了這種允許，真是喜出望外了。可是燒稻草椿，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你得會使用火鉗。火鉗亦如剪刀一樣，最便於一隻手使用，兩隻手拿着牠

挾，倒反而笨拙得很，不幸大人可以一隻手運用靈便的火鉗，到了我們小孩子手中，便非雙手拿牠不可。不然挾起柴來，就拿不動。這樣一來，挾柴笨拙而又吃力的情形，當然可想而知了，不多一會兒，就弄得氣喘汗流的。而且米鍋本來要開的了，給我燒一陣，不但不開，反轉連先前有一點響聲的，也一點都沒有了。這原來是我把灶眼塞住了，火燃不起來，只有烟子冒出，漫得滿屋都是，我的眼睛薰的流淚，母親也放下切菜的刀來，拿手背揉他的眼睛。她隨即走來，把火另外燒過，一面燒，一面溫和地教訓我說：

「你要拿火鉗通通火呀！俗語說，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啊……就要這樣通通牠！」火燃起來了，烟子也散了，母親看見我燒火的狼狽樣子，便憐惜地說：

「你借是出去耍耍吧！」

我也給烟子秋光火了，便趕忙走出灶房去，母親又立刻叫住我，叮嚀我道：

「你出去耍，可不要到曹家碾去哪！」

我本沒有意要去，但經這麼一說，到想去了，不禁奇異地問：

「爲啥去不得呢？」

母親臉上現出溫柔而又決斷的神色說：

「你聽我話，你不要去！」

我沒再問了，但臉上卻禁不住露出非想看，——恨不得立刻去看的神情。母親看出這點，便拿話恫嚇我：

「你去看了，爺會罵你的！」

說到祖父會責罵，便的確使我不敢去了。我停下足來，坐在燈房的門坎上，心里却很激動地想：

「這真奇怪了！爲啥子常常去的地方，忽然一下子不要去呢？」

母親已去切菜了，我便走去問她：

「媽，曹家碾那里有啥子東西？」

她放下菜刀，又去拿火鉗挾火，一面隨口說道：

「沒有啥子。」

我就盡我所能想到的問：

「媽，是不是碾子碾着人了？」

母親放下火鉗，走到灶上去揭開鍋蓋，看一看鍋里邊，然後看一下我，有些隱瞞什麼似的說：

「怕是的吧！」

母親走去碗櫃裏拿飯杓兒，我又尾着她，一面說我從來沒有單獨一個人進過碾子門，總是站在坪上玩，即使要看里面的熱鬧，也是登在門坎那里就算了。因為母親拿着飯杓子去攪米鍋，一壁又做出害怕的神情，說：

「去看不得，看了回來要做夢的，……好怕人呵！」

不久父親回來了，在堂屋那邊同祖父祖母講了幾句話，便走到灶房來，猶有餘驚地說：

「今天下午打槍嚇住你們了吧？」

母親勉強笑着回答：

「到借好，聽着不是打槍人，也就不大怕了！」

父親把手里的書，放到橫房間（我們那里把睡房喊成房間）里面，又走到睡房里來，現出給什麼更苦惱着而不能擺脫的臉色，搖一搖頭說：

「簡直無法無天了嘛？」

接着便走出灶房去，我立刻尾在他的後面，心想父親一定會走到曹家碾去瞧的，這時我已明白一點了，曹家碾發生的事情，是今天賞午後看見的那些措槍拿矛子的人，不

是沒有關係，我想去看見的心情，便越發強烈起來。但父親沒有去看，却走到堂屋前去坐着，和祖父祖母他們閒談，像是剛才講過最要緊的話，現在又來繼續下去似的。

祖父帶着憎惡的臉色說：

「這該得這樣整整的，不然，這世道豈不拿跟他搞壞了？」

父親順着祖父的意思講話，說：「這樣整整是應該的，」但又表示一點不同的意見；「不過應該報告跟衙門裡頭，這樣下去，借有法紀嗎？」

祖父大約覺得這話也對，沒有說話，只理理他的鬍子。祖母却朝着父親，有些憐憫地說：

「我一生借沒見過，整得這樣寡毒，拿槍打傷了人家，就算了嘛，借拖回去，當着他媽面前，一刀一刀地戮。他媽起初借叩頭，請饒他兒子的命，後來看得難受了，才橫下心，率性叫他們給她兒子一個快性，這才頸上重重抹了一刀。」

父親現出驚訝而又難過的臉色，向祖母問道：

「他沒有回手打麼？咱個就那樣容易給人家抓着。」

祖母略微提高聲音地說：

「就是碰巧碰在一道了！他不該吃賞午吃酒，人家來的時候，他借醉得迷迷糊糊的

，……一個人要少吃酒才好！」

祖母說尾後這句的時候，看看祖父，又看看父親，好像要瞧他們到底感動了沒有，因為祖父父親都是頂喜歡喝幾杯的。父親看了一下祖父，然後小聲說道：

「有些人也不然，吃了酒倒是氣力反大的。」

祖母搖一搖頭說：

「你氣力再大，你只是一股昏勁哪！要不是吃醉了，哪會逃出去，又跌進鄔家的毛司里去呢？」

「偕跌進毛司麼？」

父親緊緊地皺一皺眉頭。我知道鄔家，是家廣東人，講客家話的，距劉家和我家約有半里多路。大家沉默一會，祖母重又帶着在進忠言的樣子，嘆息地說：

「吃酒總是誤事的！」

「吃少點也沒要緊！」

祖父現着不大高興的樣子，說了這麼一句，便走進堂屋，轉到他的房間去了。父親小聲地問祖母：

「那個新娘子呢？」

祖母憐憫地說：

「新娘子就夠可憐了，她哭着，不肯走的，借是給他們拖着走了……」

到這時我才完全明白祖父父親他們講的，就是劉寬寬。他是四五天以前，回來討的親的。他今天給人殺死了，新娘子給人搶去了，這使我驚異非常，而且說不出地難過！我和同學看見的那些揹槍拿矛子的，借以爲他們是去遠天遠地殺壞人的，哪知他們才在我們院子側邊砍死一個很可愛的好人。早知是這樣，我要詛咒他們，罵他們是個最壞最壞的強盜了。同時我連他們的武器——刀、槍、矛子，也感到一種深切的憎惡。在暮色漸漸來臨的院子里，看見我隨便丟在階邊上的竹棍子，發出淡淡的黃色光芒，便覺得借是牠可愛親切些，牠雖不及刀槍矛子好看，但至少不能爲害一個好人。我重新珍貴地把牠收進屋子裏去放着。

吃飯的時候，看見三叔父仍現着悲哀的樣子，不同哪個講話，也不看哪個，只低着头默默地吃飯。祖父吃着酒看他一眼，然後向大家發感慨地說：

「愛耍刀總不是一件好事情；刀傷人，也要傷到自己，正如會游水的人，多半死在水里一樣。」

我知道三叔父是喜歡刀槍的，但他怕祖父說他，從來沒有帶一把在身邊，或者買來



放在家里過。他這時聽見祖父在那樣地講話，便更加低下了頭。

第二天早飯後，在上學之前，和幾個來約我去上學的小朋友，一道偷偷走到曹家碾去，我們不敢走進劉家的門去看，只站在小河的石橋上遠遠地瞧。劉寬寬的屍身，借沒有收起，正捲屈地躺在他家的院子裏面，頭向着地下。週身衣服砍爛了，粘着右血，要不是早知道是劉寬寬，誰也認不出是他的。一個人會死，而且死得這麼可怕，簡直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 三

前幾天劉寬寬結婚，我家因為是近鄰，依理應該送禮的，但却沒有這樣做，記得祖父曾經這樣說過：

「這樣不正當的事情，理他做啥子！」

我知道劉寬寬的新娘子並不是花轎子接來，而是自家走來的，大約大家就因此看不起這門婚事吧。依我們小孩子來看，「接來」和「自家走來」，到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同樣是「來」，要那樣分個輕重做什麼用呢？只是沒有花轎子，沒有吹撒拉子的，沒有打

旗子的，又沒有到門口的時候，大放一串鞭炮，就覺得很沒興味，做得太不鬧熱了。然而，自從發生了這件慘事之後，我們做小孩子的，又起一層不同的想頭了，以為新娘子沒有花轎子接來，的確不好，不然的話，新娘子怎會給人搶去，而且新郎本人連命都保不住呢？因此，就詫異地想，劉寬寬那樣聰明的人，為什麼一時這樣懵懂，連花轎子都忘記了？當真像祖母說的，他是喫醉了酒，因而誤事的麼？

在小學校里，一般的小同學，對於這件驚動人的慘事情，有的同意我說的：劉寬寬不該喫醉了酒；也有的提出別樣的意見，說新娘子不對，既是劉寬寬酒醒了，忘記叫花轎子去接，那她就不應該親自走來，至少也應該等劉寬寬酒醒的時候，他見新娘子不來，自然會記起打花轎子去接，因而就斷定地說：

「新娘子一定是瓜瓜？」

我們家鄉人叫的瓜瓜，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很蠢的人，有如白癡一樣。我以為埋怨新娘子不等花轎子，就自行走來，這是對的，但要說她是個瓜瓜，我却很難同意。劉寬寬結婚的第二天，我走到劉家去看過新娘子；當時一進門，劉寬寬看見了我，就連忙笑着說：

「哈，你來看新娘子的麼？我告訴你，她喜歡揪小孩子的耳朵哪！你不怕，你就來

！

他的話，照例帶着開玩笑的威嚇，我笑着慢慢走了進去，劉寬寬穿的衣裳，和平常一樣，並不特別新，只是顯得十分乾淨。臉比平常紅些，發着愉快的光輝。他把我引進一間屋子裏去，向着一個穿新衣裳的年青女人笑着說：

「揪他的耳朵！我說新娘子要揪耳朵的，他不信！」

穿新衣的年青女人，在磕着瓜子，看着我只有微微地笑。她穿件青蔥的湖縐棉衣，綉花的紅緞鞋子，臉上淡淡地抹着胭脂水粉，眼睛水汪汪的，樣子顯得很是靈活。她問這是那家的孩子，聽見劉寬寬告訴她是隔壁鄰居的，她就抓把花生跟我，偕順手倒一杯茶。我原是來看看玩玩的，想不到竟受這樣的待承，到使我慌忙不知所措了。劉寬寬笑着問我道：

「新娘子好不好！」

我連忙點一點頭。劉寬寬立即恫嚇地說：

「等會揪你的耳朵，你才覺得她好哩！」

她問我那裏讀書，我回答之後，她就說道：

「我有個小兄弟，他也在小學校讀書的，比你高一點！」

說話的時候，好像給什麼激動了，隨即憂鬱地低下頭去。劉寬寬看了她一眼，小聲地說：

「不要緊的！你往後要看他，我帶他來好了！」

她沒說什麼，只輕輕嘆一口氣。劉寬寬便來牽我的手，溫和地說：

「走，我們出去玩玩吧。」

「讓他耍一陣！」

新娘子一面這麼說，一面又抓一把花生跟我。我趕緊向她道謝，說拿得太多了，她強要我拿着，並說：

「喫不完，拿回去，給你的弟弟！」

我看見她的兩隻眼角，濕濕的，臉色顯得非常之淒切。我回去把看見新娘子的事情，告訴我的母親。母親很高興，同時又略微驚訝地說：

「呵，到是個懂事的女人嘛！」

我知道說一個人懂事，就是當她聰明的意思。所以在學校裏，當一些小同學說她是個瓜瓜的時候，我就把母親說的話，講了出來。於是一個小同學便反問道：

「你說她聰明！那麼坐花轎的，不都是瓜瓜？」

我沒話駁倒他，我只好回來問我的母親。母親聽見那些小同學說的話，就忍不住笑了起來，隨即說道：

「你們這些小東西，咱個讀起書的？終天偕有空去講閒話，你去告訴他們一聲，小娃子家不要再講這些話了，再講爹要打的！」

我只好聽媽的話，專心讀書，不再和小同學講了。日子一久，也就全然忘記，彷彿從來沒有談過這些事情一樣，只有看見劉算命子在碾子坪上的時候，才又記起，劉寬寬和他的新娘子來。這時劉算命子，已沒有黑布幔着的鳥籠提在手裏了，臉比平時瘦削，眼睛凹下，眉毛分外濃黑，樣子越發使人不敢親近，只有我的三叔父去同他講話時，我才敢走到他的身邊去。有一次，我的三叔父問他鳥子怎麼不見了，他就臉上顯出憤怒而且悲哀的神情，停一會才說：

「偕不是給他們搶去了！」

三叔父莫明其妙地問道：

「哪些人？」

劉算命子立即驚詫地看着三叔父噴責地說：

「呵，你就忘記得這麼快麼？你不是親眼看見，他們在這裏殺人行兇麼？」

三叔父仍然不明白地問：

「那回你不是出遠門去了，咱個又會搶着你！」

劉算命子拿鐵烟袋桿子敲一下足邊的泥土，恨恨地說：

「借說哩！就是出遠門出糟了！我要是在屋裏，哪借會發生這樣的事哩，我早勸過我老三，那樣門戶不相當，你妄想做啥嘛？我這回原是下決心再去勸勸的，哪知一到門口，就給我一頓巴掌拳頭。要不是借會幾手，我怕也見不到你們了。回家來，我才明白，烏子打失借是小事，老三丟掉，我們劉家可沒望頭了！」

劉算命子說到末尾的時候，沉痛地搖着頭。

我的三叔父聽到這裏，似乎有些明白了，但借是現出驚奇的樣子問道：

「當真是陳家派人來殺的麼？」

「咱個不是？」劉算命子做出責備的神情，把鐵烟袋桿子敲一下泥土，大聲地說：

「我早就勸過他，你去當兵也好，跑江湖也好，學我去算命也好，你總之其不要再幫下去！……唉，女人誤事的很，他給她迷住了……我對他說，迷住也不要緊，你應該像薛平貴一樣，抽出身子去做點大事！你看他一幫工，就幫了一年多，簡直活背時一樣！」

三叔父沉默一會，然後又好奇地問：

「他同那家姑娘，好久就相好起的？」

劉算命子凝望遠處河邊的樹木，好一會兒，才回答道：

「總有半年了吧。」

三叔父略微懷疑地問：

「有半年？」

劉算命子又拿鐵烟袋桿子敲一下泥土，斷然地說：

「半年偕有多哩！那個女人把八字告訴他，要我跟他兩人合一合，從那時起，怕七個月都有了哩！」

三叔父神色激動地說：

「這到應該講出來的，免得那些爛牙巴的東西，偕亂說冤枉話！」

「他們亂說啥子冤枉話？」

彷彿早就知道說的話，定沒什麼道理的，臉上立即現出一股輕蔑的神色。三叔父好像覺得要把冤枉話傳出來，也有些難為情似的，現着不願意說的樣子說道：

「他們全是嚼舌根，……說新娘子是拐來的，所以……」

劉算命子立刻截斷三叔父的話，像在痛罵似的大聲地說：

「拐來的？你去跟我拐一個來嘛！……她又不是小孩子，二十多歲的人了！好容易拿跟你拐！……你沒看過她嗎？你應該看看她的，那簡直就是一個王寶川呵！……要是我老三，肯聽我的話，早點抽身去吃糧，那你看，好一折五家坡，就等着要演哩！……現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咳，……咳……」

三叔父沉默一會，憐惜地說：

「你老三早該有點防備的，不然的話，哪會就容易就這樣給人放倒嘛！這連我們旁人看看，都不心甘！」

劉算命子長長嘆息一聲，搖着頭說：

「他默倒偕同王員外一樣，不同女兒來往就算了……哼，哪有那好的事情？如今這個醜世道，再醜沒有了，不論啥子好事情，都壞在兩個字上面！」

我的三叔父忍不住問：

「那兩個字？」

劉算命子咬牙切齒地說：

「就是該死的貧賤哪！……要是倒轉去三二十年，我們偕有田地的時候，他媽的



，你看，哪一個不搶着劉寬寬做女婿！……」隨又拿鐵烟袋桿子指着碾子後面河邊上的竹林，忿怒地說：

「他也太氣人了！好事不做偏偏要去幫工！」

臨着小河的竹林圍有竹籬笆的，是劉家院子的一角。劉寬寬的棺材正停放在那里。一向因為籬笆上的葉子很多，外面走過的人不容易看見，只有我們隣近的人才知道。他家裏讓棺材露天放着，一直停了一年多。每到初一十五，他的母親劉三婆子，就走到竹林下面放聲嚎哭；在嚎哭中常常挾雜着憤怒而絕望的喊聲：

「你自己去伸冤哪！你自己去伸冤哪！」

後來，劉家傳出這樣的話來，說是劉寬寬在陰間果然有靈有應，已把病倒的新娘子的魂魄，都攝來了，棺材上就有女人的小脚印子。我們做小孩子的，很想走進劉家院子，躡進竹林去看，可是在小河這邊，望見綠葉叢中，隱約現有黑色的一角，便胆怯地不敢去了。但劉算命子跟我三叔父站在碾子坪上，談話的時候，我却要去聽的，並渴望他們再談到劉寬寬，看他在陰間是不是全把他的仇人捉去。不幸他們很少談到這樣的事情，而且談的次數，也特別少了，甚至碾子坪上，也不大容易看到劉算命子那個陰沉孤獨的影子。

## 大驟子

深秋的天氣，早晚有些冷，白天却因出太陽，到也暖和和的。秋雨連綿的時節，已經過去了，天空常常藍得像海水一樣。農家早做完了秋收，田又重新犁了出來，土塊敲得碎碎的，到處升騰着新鮮的肥泥的氣息。菜子借沒下種，除了稍微有些青綠的巢菜田而外，一大片都是灰黑的泥土。小河的棲木麻柳，多已落淨了葉子，光禿禿的樹枝，彷彿特意脫了衣衫，要在初冬的陽光下面，舒舒服服晒一場似的。

初秋收的穀子、黃豆，都已晒乾，放進倉里，忙碌的季節，已經結束了。好些莊稼人在晒穀坪上，晒乾他們半年來積下的牛糞塊子，跟着便叫牛拖着磨盤把拖磨碎。有的則砍下屋後的慈竹，破成一片片的細篾，拿牠和瓦鉢子一道，編成烘籠，預備北風吹時，烤火用的。生活和工作，在這個時候，都顯得舒適而且安閒，用不着忙碌，一切都以雍容不迫地做去。

但時局却不像往年平靜，牽牛磨着糞塊的人，不時看着大門外，有沒有人進來；編烘籠的，便索性走到院子外面去編，只要有人在路上走過，就要同他搭白幾句。「當真外頭造了反麼？」大家想從這個疑惑上面，找着確實的答案。都有點怕變亂發生，但也帶份好奇的心情，等待着。

父親從五里路遠的街上回來，現出一臉欣喜的神情，說這下不用怕了，他已參加場上的哥老會，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可以有人出來扎着。而且那位做拜兄的大爺，看他是個讀書人，已經提拔他做個五哥。比別的鄉下人出了許多錢，才做到老九老十，當然顯得更有光彩。先前加入哥老會，是祕密加入的，加入的人也不好意思講了出來，現在却完全公開，不但藉此可以保住身家，而且偕是滿光榮的事情。個個鄉下人，都是荷包里揣飽錢，往街上去鑽門路，儘快把自己變成一位「袍哥」，一根「棍子」。

這是辛亥年的秋天。縣城里和鄉場上都成立了同治會，帶頭的便是一向哥老會里做首領的「舵把子」。這個會的目的，是在推翻滿清，並認爲作這樣的事情，就等於把歪斜了的東西，再重弄端正起來，所以大家口頭上都叫做「反正」。這樣一來，哥老會的地位，登時提高了。讀書人先前很鄙視他們的，現在也跟他們一道出入，稱哥論弟起來。

但祖父却仍舊不改變他的意見，總以爲哥老會是一些不正當的人的集合，無論放出

怎樣好聽的話，打起怎樣好看的旗子，都掩蓋不着先前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可是當此大家都在搶着加入的時候，保護身家又除此而外，沒有更好的法子，便也就對父親的加入，沒說什麼反對的話，只獨自愀然不樂地說：

「亂了，天下亂了！」

隔不幾天，有十來個全穿短打的漢子，走到我家門前。他們頭上纏藍布帕子，剩下五六寸的一節，則吊在耳朵邊上，腰上掛着黃牛皮鞘子的大刀。爲首的一個身體矮壯，樣子有些輕佻的，大聲粗莽莽地喊：

「×大爺吃賞午了嗎？」

祖父早就聽人報信，就是有帶刀的傢伙，向院子走來，便很快站在大門口去，一面是看個究竟，一面也想法子阻攔他們，不要走進門來，所以來人這麼招呼他的時候，祖父便勉強鎮壓着驚慌的心情，作着客氣的回答。

爲首的人摸着腰間掛的刀，胸口挺一挺威嚴地說：

「×大爺，我們這會要去推翻滿清了，沒有馬騎，少不得借你驢子幾天。仗打完了，原封原樣，牽回跟你！不用擔心，連毛都不跟你掉一根！」

他這麼說的時候，站在後面的十多個人，都輪睛鼓眼地望着祖父，只消祖父一說聲

「不」字，他們就會一窩蜂衝進大門來。祖父看看他們，臉子痙攣地說：

「你們站在這裡，我去牽跟你們好了！」

我們住的地方，向來稱爲乾壩子，一到夏天，河水便乾了，大家灌田，須用牲畜朝泉塘里車水。我家喂的一匹騾子，就正拿來作這種用的；騾子身裁，特別高大，周圍十來里內，偕沒有這樣大的牲口。通身棗紅色，皮子毛油光水滑的，長得很是肥大。拉起來水車，毫不感到疲倦。脾氣又好，從不拿蹄子亂踢過人。祖父極其喜歡牠。別的莊稼事情用不着勞神去做，但一得閒，就把騾子牽到外面去吃青草。

當祖父把大騾子牽跟他們，拿着韁繩的手，禁不住顫抖起來。

爲首的那人，接過韁繩，拿眼睛溜着騾子，歡喜地說：

「好大的騾子，這配一個將軍來騎了！」

跟隨他的人附和地說：

「這不該拿來車水的，車水就糟蹋了牠！」

爲首的那人眼睛睜一睜我的祖父，快快活活地說道：

「這全靠人家×大爺經圍的好哪，不然的話，早就瘦得光禿的了。」

接着又氣派十足地喊道：

「游老十，以後招呼騾子，我就派定你！要是跟人家×大爺招呼壞了，我不答允你的！」

一面這麼說，一會拿眼睛溜一溜我的祖父，看他說的話，我的祖父感動沒有。

那個被他喊做游老十的，好像對於這類的命令，偕沒有大習慣的，只是茫然望着，不曉得他在下命令，偕是開玩笑。

爲首的那個人，用着飛越牆壁那樣的姿勢，向騾子背上跳去，接連兩次都失敗了，於是他裝着很正經的樣子，向祖父大聲說道：

「×大爺，是你運氣，騎不上去，我不要了！」

雖是這麼說，但韁繩並不交過來，到反而更加用勁地跳去，第三次跨上騾子的背上了，哈哈大笑道：

「這有鬼了，這麼高都跳得上來。」

笑了之後，才又裝做嚴肅的樣子，像在說什麼私話那麼似地說道：

「我看，多半龜兒子滿清，該得垮台了！啥子事情都搞得順順遂遂的，要騾子就有騾子，要馬就有馬，要騎就得騎！」忽然又大聲喊道：「弟兄們，開步走吧，我們趕着去打仗哪！」

父叫道：

他拿韁繩勒了一下騾子，騾子立即上路走了，他又回頭來，現得得意洋洋的，向祖父叫道：

「老傢伙，不要難過，推倒滿清，我要把騾子的功勞，記在你名下的。」

接着使用韁繩頭子，朝騾子背上打了一下，直向大路得得地馳去。跟隨他的十來個漢子，給這一陣奔馳弄興奮了，便一夥兒趕在騾子後面跑着。

## 二

祖父眼睛潤濕地站在大門口，看了好一陣，騾子和人影，已經消失了，才慢慢地走了進去。

祖母拿藍布圍腰，揩着自己的眼角，現着悲憤的臉色說：

「你昏到天上去了，咱個把大騾子也親手牽跟人家！看明年拿啥子去車水？」

祖父坐在堂屋門前的矮凳上，氣狠狠地抵塞道：

「你不牽出去，他會進來搶哪！你難道偕不曉得，他們是強盜？說不定一進來，會連別的東西也搶哩！你哪會看到這一點？……一個人總要眼光看遠一些，不要鼠目寸光。」

祖母呆了一會，才埋怨道：

「你咱個連這也忘記了麼？你不曉得說，我們老大也入了夥。」

祖父似爲這話打動了，揚一揚皺着的眉毛，隨又搖一搖頭，生氣地說：

「這靠不住的！我早看穿了，……要他肯念你也是燒過袍哥的，他借會上你的門麼？……全是他們袍哥河二流，騙錢的把戲！」

祖母似乎無話可說，停了一會，才又揩着眼角嘆氣地說：

「要是老大在家里就好了，熟人熟面的，總好講話些。」

祖父立刻呵斥道：

「熟人熟面！你默倒他借不認得我麼？」

祖母連忙問道：

「是哪一個喃？」

祖父怪她不知道，惱怒地說：

「陳家貞貞娃嘛，你默倒借是天掉下來的鬼麼？」

祖母吃驚地說：



「這個鬼東西麼？……短嫩顛的！」

祖父悲憤地說：

「我早就曉得，會有這回事的，他哪一向不打主意我的騾子？」接着又嘆口氣：「亂了，天下亂了！」

父親回來聽得這件事情，亦很動氣地說：

「興這樣來麼？那大家亂整好了！」

等到家里人把陳家貞貞娃講的話，全部告訴他時，他又驚喜地拿手拍下桌子，興奮地說：

「呵，當真這樣說的麼？……那也僭說得去，只要真正打倒滿清，丟匹把騾子，倒也僭值得！」

祖父原是稍微平靜些了，這下又重新生起氣來：

「推倒滿清，他哪里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換成別一個人，我們僭有點相信。」

父親也同意祖父的話，所以就這麼說：

「陳家貞貞娃自然成不了啥子大事！他這樣的材料，無非站在旁邊，跟大家搖旗吶

喊罷了。」

祖父立即責備道：

「那他不該要我的騾子吶！……混帳東西，顯然是騙去賣錢的！」

祖母在旁邊咒罵道：

「天有眼睛的，這回不拿跟冷炮子打死，才怪嘞！」

父親沉思地說：

「如今搞錢的路子，到多得。我看多半是牽去做人情，獻跟哪個舵把子去了。……要是本街上的，到不難再要回來。」

祖父帶着絕望的神情，搖着頭說：

「做夢囉，一落列他們那路子人手里，借要得回啥子嘛？」

父親很有把握地說：

「我明天去跟袁大爺講一講，他老人家只消在碼頭上說一句話就行。當真連我們的東西，都要不回來，哪個借肯花錢入會嘛？」

第二天，父親從街上回來，高興地說：

「袁大爺講過了，只要是用來打仗，他包查得回來。」

祖父借是不信地說：

「總要牽進大門來，才算得數。」

祖母帶着警告的臉色說：

「這得常常去催一催才好，他們袍哥河二流，終天只講究吃呀喝的，哪把你這樣的事情放在心上。」停了一會兒，祖母忽又說道：「說不定他借要你一點子錢哩！他們這起子人，說到說得乖巧，沒有錢跟他，他怕連一根指頭都不肯動哩！」

父親馬上辯護道：

「現在又不同了，現在等於一家人一樣。再則，他老人家很看得起讀書人，不比對那些泥腿子，光要錢。今天我借試試他的口氣，我說騾子找回來，一定要大大謝一回的。他到有些生氣了，他說×五哥，你咱個說出這樣生份的話來，現在不比從前了，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他們這起子人，就是這點子好，乾脆爽快，一向就是言必行行必果，不會衝殼子的。……當真我們花的是錢嘛，哪會憑白地亂丟的呢？」

「總要送進大門，才算得數！」

祖父仍舊不相信，只是這下說的時候，比剛才小聲了一些。

祖母勸慰地說：

「你不要終天擔憂這個事情，你讓老丈去辦好了！」

祖父不快地抵塞道：

「不要擔憂！明年拿啥子車水嘛；……又不是丟掉一隻爛草鞋！」

從此，有人從縣城回來，除了打聽省里是不是在打仗而外，偕問人家有沒有看見我們的大騾子：陳家真真娃騎着的，聚紅色，站起來，有人多高，毛子油光水滑，又肥又壯……

### 三

後來聽說官兵從省城打來，同治會在崇應橋就和他們接了火，繼後打敗了，從龍橋一帶退到縣城，接着縣城也失掉了。我們這邊離縣城二十里的鄉下人家，便恐慌起來，紛紛逃難。一般人都在說，官兵的炮火，厲害得很，並不像普通的明火車，須用火繩點燃，而是有着錐子那樣的東西，在槍里面一錐，子彈使像牛角蜂一樣地飛了出去。偕有一種開花砲，子彈碰到硬的地方，便開花開朵，到處射去。本來只可以打死個把人的，這樣一來，就會有許多人送命。大家越說越怕，哪得不逃難呢？我們便逃到二爺爺家

去。那里離我家不過三里路遠，說起來，等於沒有逃的一樣，但借是急急忙忙地去了，這是因為那里正砍倒大柏樹，挖去樹兜子之後，有許多泥坑坑，留了下來，每一個坑坑，能躲個把兩個人，子彈飛來的時候，無疑可以保險。

隔不幾天，聽說官兵不打來了，我們也就回了家去。父親在家里各處看了一通，帶着高興的神情說：

「這回逃難，借算好，東西一點也沒打失！」

祖骨責備道：

「你就忘記我們的大騾子哪！」

父親看一下祖父然後回答道：

「這不算逃難打失的。……說不定借清得回來，等我就上街去看看。」

祖父惱怒地說：

「落到那批賊骨頭手里，借清得回來！」

沉默了一會兒，接着便發了一頓牢騷：

「打滿清，那容易的！你幾個賊骨頭，就鬧起了事，那天下借有安寧的日子？對待

這批賊骨頭，只有三個字『殺無赦』！」

祖父是個安份守己的人，對於滿清的推倒與否，並不怎樣重視，他只關心生活的順遂與和平。有人敢於出來招兵買馬，想做大事，無論打什麼好看的旗子，他都一律視為搗亂，破壞人家的安寧的。

父親却是相反，喜歡生活有變動，而且相信，一變就會朝好處變去的。同時思想上又受了當代排滿興漢的影響，便竭力擁護幹反正的那一起人。這回逃難的時候，大家都擔憂家里的東西，會遭到失落。他却掛慮同治會一批人的命運，聽見他們打敗了，就很難過。他說上街去看騾子，其實到是去看熟人的心情，比較作得重要些。他打算動身的時候，祖母阻攔道：

「你那樣急做啥子，偕是在家里躲幾天好些，你來往那幫子人，曉得現在咱個了，不要招些禍事在身上，才划算不來！」

前不久鄉里人加入哥老會，認為是帶件護身符，可以不怕什麼飛災橫禍。現在却覺得這是一個份量不輕的累贅，因之，彼此躲在家里，生怕碰着人叫他「老九」「老十」。

好幾天之後，父親仍然麻着胆子上街去了，家里人很是担心，怕出什麼事情。下午的時候，母親也不時走到門外，悄悄地觀望。傍晚的時候，父親回來了，帶着一臉欣喜。

的神情。祖母首先忍不住地問：

「是不是騾子找着了？」

父親略微斂着欣喜的神情，惋惜地說：

「沒有找着，借一點也沒有打聽出來。」

母親在旁邊埋怨地說：

「那你在街上待那麼久做啥呀！」

父親並不理睬母親的埋怨，只是向祖父非常高興地說：

「這回滿清的確推翻了！」

祖父吃驚了，隨又懷疑地說：

「誰說的？……怕靠不住吧？」

父親連忙分辯道：

「大家都在說，借有人回來說說是推翻滿清的告示，都貼在城門口了。」

祖父詫異地說：

「這咱個搞起的？那天打進城的，不就是喊做官兵麼！」

父親立即回答說：

「他們喊做光復軍了，是官兵才反正了的！」

祖父搖搖頭說：

「既是反正了的，那借打你們同治會做啥子？……這可見天下在亂了，不分青紅皂白，大家亂來一頓。」一股隱憂的氣色，籠罩在祖父的臉上。

祖母看了大家一會兒，才行問道：

「陳家真真娃，他在哪里？……你沒聽見說麼？」

祖父聽見這人的名字，就又惱怒起來，責備祖母地說：

「你借問他做啥子嘛！這樣的賊骨頭，借用說，早就會跟冷砲子打死了！」

父親微笑着說：

「管他打沒打死，我們總談問個水落石出，把騾子清回來。」

祖母接嘴說道：

「能清總要清的，咱個可以不管呢？」

祖父搖著頭，冷冷地說：

「沒有用場的！」



## 四

第二天，父親又打算上街去，祖母担心地說：

「天天上街做啥子？偕是等幾天吧！如今這樣兵慌馬亂的。」

父親雨傘的尖子，劃着地上，有些躊躇不決的樣子。

祖父看了一會，才行說道：

「去就去了吧，一般沒有事情，悶在屋也是一樣的。」

祖母見祖父這麼說，也就不再阻攔了，只微微一笑。

父親一連去了幾天，都沒有打聽出來。祖父帶着堅決的口氣，責難地說：

「我早說過，這沒用場的，你們不信嘛！」

祖母懷疑地問：

「難道陳家貞貞娃，當真打死了麼？」

父親沉思地說：

「聽他們說，這回沒打死啥子人，大家一曉得官兵，不，我說錯了，應該說是光復

軍了，大家一曉得光復軍的炮火厲害，就立刻跑散了，沒有打一下硬仗。」

祖父鄙夷地說：

「這批賊骨頭打啥子仗嘛！歸根結蒂一句話，無非趁混水摸魚罷了！」

有天，父親從街上回來，帶着又打聽了好消息的神情，向祖父祖母說：

「到底打聽到了……唉，真不容易！」

祖父興奮地看着父親，眼里射着希望的光芒。祖母忍不住趕忙問：

「打聽到了啥子？」

父親得意地說：

「陳家貞貞娃的下落查出來了！」

祖母立刻現出歡喜的臉色，忙不及待地問：

「那我們的大騾子呢？」

「借不曉得。」

父親這下才現出有些抱歉的樣子，勉強囁嚅地回答。

祖父的臉色立即陰沉下來，彷彿天上輝耀的太陽，突然抹上一大片烏雲似的。祖母

嘆息地說：

「我借默倒找到大騾子了！」

父親見祖父祖母他們並不關心陳家貞貞娃，沉默一陣，才像一個人在報告乾燥無味的消息似的，小聲說道：

「陳家貞貞娃拿跟官兵打死了！」接着又略微紅着臉，改正他剛才說的話：「我老是弄錯，把光復軍喊成官兵。」

祖父帶着惡毒的神情，諷刺地說：

「依春秋的筆法說起來，那這算怎樣的死呢？說是殉滿清的麼？自然說不上，那原是要打人家滿清的。說是下一朝開國的烈士麼？却又配不起，他就是給你喊做啥子哪：：呵，光復軍，他就正是拿跟光復軍打死的。……這個鬼東西，真是活也活得混蛋，死也死得混蛋，叫你再會做文章，也安不出一個名目來！」

父親見祖父說得這麼有勁起來，就把當天街上聽來的話，很生動地講了出來：

「我是聽見游老十說的，他老跟陳家貞貞娃在一道，陳家貞貞娃死的那一陣，他借站在他的身邊。」

祖父插嘴問道：

「是叫游老十？」

臉上現出記起了什麼似的神情，會意地點一點頭。接着轉成認真聽的樣子，看着父親，凝神地傾側着他的臉子，手則舉起來，輕輕地抹着下巴底下的鬍子。

祖母遲疑地向着祖父問：

「跟貞貞娃在一道，那天牽騾子，他是不是來過？」

祖父沒有回答，只是望着父親，臉上現着你講下去那樣命令的神色。父親向祖母含糊地應道：

「我想總來過的，……聽別人說，他們感情搞得好，一向都是公不離婆秤不離砣的，他說的話，我想不會衝殼子。他借說，這回陳家貞貞娃不肯聽他勸，要是肯聽他勸，這回就不會死了。他說，陳家貞貞娃不該要我們的大騾子的！」

祖父禁不住惱怒地罵道：

「這全是在你面前說的乖巧話，騙你酒吃的。」

父親連忙申明地說：

「我沒請他多的，我只請他四兩酒，……沒法子的，他們這起子人，你要他說實話跟你，你不能聽他白白講一場。」

祖父挑剔地說：

「我看，你以後借是少交些這類酒肉朋友！」

父親不高興地說：

「哪個借交他們！不爲騾子的事情，我連招呼都不愛打的。」

祖母竭力做出和顏悅色的樣子，要緩和父子之間的不快似的，向祖父說道：

「你不要打擾他，別的話以後再說吧！」

接着又掉頭向父親說：

「你說你的吧，聽你說起來，陳家貞貞娃到像遭了活報應，拿跟我們大騾子踢死的。」

「這到不是！」父親接口說道：「不過說起來，也等於拿跟大騾子踢死的一樣。」

祖母感歎地說：

「我說過的嘛，我們的大騾子就那樣容易牽的，喂的好乖去囉！」

祖父也不禁動容地說：

「算起來，差不多餵了三年了！」

父親繼續說道：

「聽游老十說，陳家貞貞娃就是太愛我們的大騾子，整天騎起。看他神情，高高騎

在騾子背上，活像當真做了將軍似的。人家官兵——人家光復軍，都看得見了，子彈牛角蜂樣，噓噓地飛來，大家都趕忙伏在地上，他偕不肯跳下騾子，偕舞動那把亮晃晃的大刀，大聲武氣地吼，「上，打退那些狗忘八蛋！」後來子彈越來越厲害，他肩膀上都掛彩了——他們興這樣說，其實就是帶了傷，打出血了。游老十說，他本人一直是挨近他的，看他帶了傷，就趕忙招呼他，要他跳下騾子，弓着腰幹，朝後跑去。因為那時候，大家一夥兒，都是弓着腰幹在逃跳了。他不肯聽游老十的話，只是向大家大發脾氣，「你們是怕死的耗子麼？這樣跑？看老子他們一個人去抵付！」游老十說，他那時就像有鬼跟他衝起樣地，當真舞着刀朝前跑去。」

祖母悄聲警惕地說：

「這怕是我們祖公老子有靈有驗囉！」

父親興奮地繼續說道：

「這可以想像出來的，你騎在那樣高的騾子背上，又舞着亮晃晃的刀，老遠就望得見了，哪個偕不拿跟打你呢？游老十說，才眨下眼睛，他就栽個筋斗，打下馬了。游老十偕弓着腰幹跑去背他，哪里偕有人呢，一身就有十幾個窟窿在冒血，曉得救不活，也就丟了他跑了。」

祖母趕忙問道：

「我們的大騾子呢？游老十他就沒有講了麼？」

父親停了一下，才小聲說道：

「我問過他的。他說那時候就像猴子戳爛了蜂包，子彈一窩蜂地飛來，嚇得人只顧自己逃命，哪僭管得到別的東西！」

祖父現出頹喪的臉色，恨恨地說：

「僭有啥子說的，……總是一道囉嘛！」

祖母拿袖頭揩揩眼角說：

「唉，活造孽！」

父親靜了一會，才勸慰地說：

「我看，多半是光復軍牽去了，那樣可愛，他們準不會把牠打死的。」

祖父搖着頭說：

「那靠不住的！打仗的時候，大家都在亂來哪！」

祖母有些憤憤地說：

「根本就不該來打仗的，偏要拉去打仗，真是太亂來了！」

祖父也憤慨地說：

「真是該死的東西！人家亂來偕有點名堂嘛……你打不來仗，你亂去打啥子吔，真是該死的東西，……結果，既不是爲國，也不是爲自己，死得來連一隻老鼠也不如！」

祖母怨恨地說：

「你自己糊里糊塗去死了算了嘛！偕連累別人的騾子做啥子吔！」

父親悄聲說道：

「有人說他，這回是去報仇的！」

祖父責備地說：

「他有啥子仇報嘛！人家要報他的仇，到是說的去的……那樣到處害人的東西！」

父親認真地說：

「他們都說，他的父親是死在牢獄里的。」

祖父仍然怒氣地說：

「那怕是砍頭呢，也是活該的，他父親陳老全，正跟他一樣，終天玩刀耍棒，到處

兜人恨！」

父親分辯地說：



「不過滿清政府也太殘酷了，又沒犯殺頭的罪，就把人家關死在牢獄里。聽說事情小的很，只不過打了衙門里面的差人！」

祖母沉息一會，才又帶着不滿的神情道：

「我借聽說，前幾年同他父親架都打過，咱個這下又做起孝子來了！」

祖父鄙夷道：

「這無非扯的油頭！說得好聽一點。其實，他們這起子人，又哪一天不犯上作亂呢？」

父親始終作着辯護地說：

「不過，我想就是打破了頭，父子之情總是有的人。人總是人，他不是牛馬騾子呀！那樣的關死，哪有不想報仇的？」

祖父不以爲然，駁斥地說：

「他要是真心起意要報父仇，那就該正正經經做人，不去囉二夥三地晃蕩！……看他的樣子，顛鈴子一樣，哪一天，會想起他的父親！老實說，他怕連我們大騾子都趕不上哩，你罵牠一回不准亂吃禾苗，下一回就再也不吃了。喊站就站，喊走就走，人都沒有那樣乖！」

祖母大約怕兩父子吵起嘴來，便趕忙圓場說：

「不要講了，管他咱個死的，反正同我們不相干。老大，我看你借是請縣城那面的朋友，打聽打聽吧，是不是官兵得着我們的大騾子了，那樣大的騾子，總隱藏不住的，說說好話，請還給我們！」

父親答允之後，又笑着申明道：

「他們不叫官兵了，他們現在叫光復軍。」

祖父搖着頭說：

「只怕換湯不換藥，就找着也退不回的！」

後來縣城那面打聽回來的消息，仍然說是沒有看見那匹大騾子，於是祖父現出絕望的臉色，愁然地說：

「那麼一定是打死了！」

祖母有些悲感地說：

「但願牠脫了毛衣換人衣，好二輩子轉世爲人！」

而我呢，在小小的心里，却希望牠仍舊變成騾子，仍舊長得又高又大，又肥又壯，毛子油光水滑的，我好長大了，騎着牠，帶着刀，走到世界上去。我覺得陳家貞貞娃娃他

那種大無畏的精神，高高地騎在騾子背上，揮舞着亮晃晃的大刀，勇敢無畏地衝上戰場，實在令人有說不出的欽佩和羨慕。

在辛亥革命以後不久，祖父分家分到老院子，即是當時會祖母住着的；我們住的挨近曹家碾的院子却分給祖父的二兄弟。他和我祖父是同父不同母的，我們喊他二爺爺。他討的妻子，我們叫她二奶奶，是我母親娘家的人，彼此同一個會祖父的，母親在娘家喊她「孃孃」，在我家便叫她「孀孀」，也可以說我母親來到我家，她不能不說是盡有做媒的力量。因此我祖父雖有五弟兄，但最使我覺得熟識的，便應該算是我二爺爺這一家人了。我同母親一得閒就去玩耍，因為我們搬去住的老院子，跟我們原先住的地方，只隔一里路光景，其間兩道小河，都架有平整的石橋，彼此來往是很便利的。

二祖父的大媳婦，姓韓，我們喊她五孀，是個書香人家的姑娘，讀過書的，同我母親要好，愛到我們家玩耍，常向母親講點知己話，就是不滿意她婆婆的事情，也敢於向母親吐露出來。她生就一副鵝蛋臉，有着象牙那樣純潔的顏色。鼻梁比一般女人，顯得高些，黑黑的眼睛，明亮有光。看起來彷彿缺乏溫柔，但也並不現出峻烈。我從不會見她戟起指頭罵過人，也沒有鼓起眼睛噴責過小孩。只是使人和她接觸的時候，感到親

切而且愉快。她常常穿着清潔合身的衣裳，頭髮梳得很光，手伸出來也是白白淨淨的，極不像一個種田人的妻子，到是一個先生娘子似的。實則我二爺爺家，雖靠種田爲生，但兒子些都站在幫忙的地位，只做些輕巧的工作，掌犁抄田那類的笨重事情，都全請工人來做。因此，做媳婦的就更用不着下田晒太陽了。單在家里洗衣煮飯喂豬而已，當然一天之內，偕抽得出功夫，來照管一下自己的穿着，把自己稍微打扮得體面一點。

有一天，二爺爺一家人，有的上街，有的走人戶，單剩我五嬸一個人看家——這種情形在別的地方，鄉村人家聚族而居，幾十幾百家人住在一道，是毫不緊要的。但在我們成都平原內，人家分開散住，可就顯得太孤獨了。一個在她家做工的長年（訂約做一年工的就叫長年），就在這天回家點火吃煙的時候，看見我五嬸在豬圈側邊喂豬，便站在那裏一面吸煙一面搭白幾句，說着豬長得很快，能賣多少價錢一類的閒話，忽然帶着很同情的聲調說：

「累了吧，讓我來喂！」

五嬸那時正是疲倦了，巴不得有人幫她的忙，就把箇豬食的瓢，遞給他。大約遞的時候，是現着感激的徽笑的樣子吧，他就不接着瓢，却來摸那隻拿瓢的白嫩的手。五嬸立即紅了臉，丟了瓢，就順手給他一記耳光，並拿着平時嚇雞的響刷子，把他趕出院子。

去。下午人些回家來了，五嬸便將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告訴出來，當天晚上，那個長年也沒回去睡覺。

這個長年，並不是遠地方的人，他就住在我曾祖母家的側邊，姓楊，名字叫冬生，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樣子並不顯得怎樣呆笨，做事認真，手足勤快，頗能得到主人的歡喜。他家在前幾代的時候，大概並不貧窮，雖然院子的牆早就倒了，生着刺叢野草，但就遺留的痕跡看來，並不比我們的院子小些。一間大門，沒有瓦，沒有壁板，只剩一個木架子，帶着剝落的紅漆，跟什麼也不生聯繫，只孤單怪可憐地立在草地上。先前祖先修的房屋都拆毀完了，另外用舊材料搭幾間小小的屋子，讓一些不願謀食遠地的子孫，作為暫時躲避風雨的窩巢。他們在這廢墟上，仍然採取散居的樣式，各家小屋不相連繫，彼此之間用菜地隔着，正如許多大院子之間，隔着田野一樣。楊冬生的父親，大家喊他楊老臘，很會持家，他使他的小屋，跟別家小屋不同，屋四週圍上竹籬笆，剩下巴掌大的空地，也栽些小小的樹木。屋前屋後都打整得乾乾淨淨的，顯出小戶人家的勤儉氣派。楊老臘五十來歲，看來一點也不衰老，瘦瘦的臉子到現得十分強健；眉毛鬍子，都很濃黑，鼻孔里也露出黑黑的毫毛。臉色很是嚴肅，彷彿常常在心里計劃一件什麼事情似的。他在家里，種地過日，有時也替人家打點零工。不幸兒子做出這樣的事來

，他聽見了幾乎活活氣壞，若不是做母親的，哭着拖着，哀求不要斷了楊家後代的煙火，他真會把兒子打死。楊老臘知道單是打打兒子，可不成的，他偕和他的老婆子，到我二爺爺家講人情，希望饒恕他兒子的胡塗和愚蠢。

我們家里的人，聽見這個事情發生，都很驚異而且搖頭。祖母嘆氣地說：

「人真難得說囉！楊冬生，我們是從小看大的，偕說他不張花實嘛！」（不打胡亂說，不行爲荒唐）

祖母年青做媳婦時候，是和曾祖母住在一道的，後來兒女多了，提開鍋（是分開住家煮飯，但偕不和弟兄實際分家），才搬到挨近曹家碾的院子。所以楊冬生爬在地下摸糖雞屎，啣啣哇哇挾着牆壁走路，以至留個偏毛辮子，跟在他父親背後亂跑，這一切她都親眼看見的。

祖父皺着額頭皮，嚴厲地說：

「這是沒有讀書的結果！……俗話說的，三輩人不讀書，就要變牛，一點也不錯了！」

祖父是一面請工人種田（叔父們站在幫忙的地位），一面設個私學教書的，有着「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見解。祖母聽見祖父那麼說，沉默了一陣，才表示反

對道：

「也有不盡是那樣的！我就曉得有好多種田人，書沒讀過，你頂多只能說他蠢，可不能算他壞，到是那些嫖賭嚼謠的，反轉多是富貴人家，讀過幾天書的！」

祖父有些聲色俱厲地說：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哪！那些富貴人家的子弟，你默倒當真在讀書麼？我敢說從沒有正經讀過幾天的，要是認真讀過，懂得「非禮勿言，非禮勿視」，懂得「男女授受不親」，他偕肯亂摸婦道人家的手嗎？」

祖母讀過書，長恨歌的句子，都能背誦，大兄弟是秀才，二兄弟是舉人，關於讀書人的事情，她無意中聽來許多，所以她又再反駁祖父的話，但話語却是很溫和的，有着你不相信，就算了那樣的神氣。

「有些人也算十載寒窗，鐵硯都磨穿了，那樣聖賢的話，沒有讀到四五百遍？……他們一到金榜題名，做了大官，你去問我兄弟看看，……我不愛講的了，講起來會打髒了嘴巴！」

祖母話語平和，又引着跑過京師地方的人講的話，所以祖父也就沉默了，半響才嘆息地說：



「大概到了官場中，就容易糊塗了吧？……這得謹慎才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究竟是聖人見得到的地方。」

曾祖母却另有她的意見，她在晚年吃了長齋，每逢初一十五，便要在觀音菩薩面前，唸經一通，偕同一些齋婆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朝過峨嵋山。所以她說：

「總怕是他祖宗做了啥子缺德的事情，才使子孫這樣丟臉！」

「這就難說了！本着良心來講，他們代代，到都是些老實的種田人！」

祖父不同意曾祖母說的話，但語氣上却盡量放軟和一些。曾祖母數了一會唸珠，才冷冷笑着說：

「他做了缺德的事情，他會告訴你麼？世上偕沒有那樣的瓜娃子哩！好比人家的雞去偷他的菜吃，他沒有一棍子打斷牠的足麼？又好比房子漏雨的時候，打濕了他的床鋪，他沒有向天老爺罵過醜話麼？馬蟻在路上爬，他沒有踏死過麼？呵啞，說起來，多得，只有三司神才記得清楚的，他終年尾在我們後面，沒有一樣不記在他的簿子里。缺德一多了，不報在自己身上，也要報應在子孫身上的！」

祖母嘆息地說：

「那做人就很難了！好比螞蟻子，哪個又不踩死一隻！把一個人上了年紀，眼睛不

釘對，針落在地下，都不容易找着，哪借看得見螞蟻子嘛！」

曾祖母揚一揚拿唸珠的手，教訓地說：

「踩死個把沒相干的！人哪個沒有過錯？只要你肯吃齋唸佛，菩薩有眼睛，總能對你大慈大悲的！」

祖父沒有答話，只現着譏諷的樣子微笑着。

不久，五叔父走來了。他的樣子有些像農民，但沒有農民那樣的呆板，又有些像商人，卻又沒有商人那樣的狡滑。他爲人固執，說話和表情，都有些故作精明能幹的神色，然而可沒人佩服他。他來請祖父到他家去坐，因楊老臘今晚要帶兒子到他家去陪禮，隨即表示他的意見：

「我說把他關進衙門就是了！偏要讓他來陪個禮，要是陪個禮，就了事，我都要找個女人來摸摸！」

祖母立即責備道：

「你是啥人家的子弟呀，你都要說這樣的話！」

五叔紅起臉回嘴道：

「他這樣無法無天地亂來，輕容易陪個禮就算了，我才不肯服氣嘞！」

祖母勸慰他道：

「他是糊塗人！你同他一般見識做啥？嚇！口前話說得好，「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你聽我勸，饒了他吧！」

五叔越發憤憤地說：

「饒了他，……饒了他，別人都會怪我的！韓女兒娘屋里人，首先就不答允我。……今晚上她兩個哥子偕要帶刀來哩！」

祖父這才作色地制止他道：

「你那兩個舅子，袍哥河二流的，這你到不要讓他們亂來鬧！他殺了就走了，屍首跟你擺起，看你咱個送出去？人命官司，打到幾年，都有的！」

曾祖母也大聲叱責地說：

「你偕是跟兒孫修點陰功吧，殺人三世冤，一報還一報的，那好容易說要人家的命！……他做了事，你讓菩薩去懲罰他吧！」

五叔陰鬱地笑了一笑說：

「這沒法子了！我那兩個舅老官，一冒火的時候，誰也攔不了的！」

曾祖母立即教訓他道：

「這你得明白哪，韓家女兒嫁跟你，就是你的人了，你得站出來講話的！」  
五叔表示不滿地說：

「我站出來說！……我站出來說，我就請他楊冬生去進班房！」

祖母就說道：

「今天借是看你父親咱個辦，就咱個辦吧！」

「他耳朵太軟了，聽不得人家的好話！」

五叔這麼說了之後，就鬱鬱不樂地走了。

曾祖母和祖母都勸祖父說：

「今晚你得去一燴的好，免得把亂子搞大了！」

祖父却理着鬍子沉思地說：

「老五氣頭上，話自然過份一點，不過哩，單單陪過禮，也借是不夠。」

祖母責備地說：

「算了吧，才送去一個，你又來了！」

祖父臉色嚴肅地說：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意思，到不只是懲治楊冬生一個人，最要緊的，借

是警戒別個！要這樣的醜事情，不許再有第二次！」

祖母非難地說：

「那你咱個懲治他呢？……殺他的頭！」

祖父沉吟地說：

「那到用不着！……等老大回來，大家想個好辦法吧！」

這天是星期日，父親上街去了，回來的時候，就對祖父說：

「這個事情鬧大了，街上人都知道，單單陪個禮是不行的！上午到二爸那里去，借覺得二爸的話對，一上了街，就覺得這太忍讓了！」

祖父帶着非難的神氣就向父親考問似地說道：

「那不陪禮，你又咱個辦呢？」

父親略微激動地說：

「照他們街上的人說，打爛他的螺絲拐，叫他做一輩子廢人！這是一種辦法！」（螺絲拐即足裸骨）

祖母驚叫地說：

「那不比殺了他借厲害！你叫他做一輩子廢人，哪個來養他？人家楊老臘兩口子，

就靠他過老哩！」

曾祖母用搖着拿唸珠的手，警戒我父親地說：

「快跟兒子兒孫積點德吧！你三十了呀，常言道，人生三十最好修，不好做事太過頭！」

父親看了一下曾祖母他們，然後繼續說道：

「借有一種辦法，那就輕鬆得很！做起來，連一根毫毛都傷不到人！」

祖母急不能耐地說：

「要是萬不得已，你就叫他們行這種吧！頭前說的，你千萬提都不要提！……人在氣頭上，借啥子做不出來？」

祖父搖手說：

「你不要打岔他，你讓他說完嘛！」

父親忍着微笑地說：

「這種厲到不厲害！可叫人難受喃！把女人的小足鞋子，跟他拴在額上，押他出去遊街，同時在他後頭放火炮，叫千人萬人來瞧！」

祖父點一點頭說：

「這到使得！」

祖母感到爲難地說：

「這以後咱個叫人家做人嘛！」

祖父板起面孔，嚴正地說：

「這只怪他嘛，他先就做了不好見人的事情！」

父親同意祖父的意見說：

「是的，他現在就不敢在外面走吶！前天我偕不曉得他幹了那樣的事情，他臉通紅，埋起頭跑過，我想怪了，往天不是見了就打招呼嘛。」

曾祖母就說道：

「那，這就夠了嘛！偕用得着戴啥子小腳鞋？……我告訴你們，這就是菩薩在處罰他，叫他自己心里難受！」

父親微笑着說道：

「其實這偕是楊冬生老實，害羞他做錯了事！你掉成街上那些流氓看看，調戲了人

時婦女，他偕要到處傳鑼，得意洋洋，稱他本事大哩！」

祖母趕忙插嘴說道：

「楊冬生從小看大，就不張花石寶！頂多罵他一頓算了，你講的那兩種法子，借是送給街上人去對待流氓吧！」

會祖母數着唸珠，嘆息地說：

「好好一個小夥子，爲啥一下就昏了起來，我看一定有鬼附在身上！」

祖父理着鬍子沉吟說：

「這就難說了！」

這天晚上，祖父因爲天黑，怕走夜路，便由父親一個人去做代表。我很想去，看熱鬧，但父親不要我去，並說「爺會罵人的」，只好失望地留在家裏，躺在床上好久都沒有睡着。窗外的柑子橘子，開滿白色的花朵，晚上靜靜地聞着，彷彿比白天格外香些。我越想越奇異，爲什麼一隻手，這樣摸不得呢？個個大人都爲了此事鬧得沸沸洋洋的，五嬸的手，難道與衆不同麼？我記得，我母親摸過，我也摸過，爲什麼五嬸不加責怪，旁人也不注意呢？莫非錯在楊冬生的手，不可以摸別人的。那麼，楊冬生不是也摸過我的手麼？去年冬天我一人到學校去，看見一條惡狗，從對面跑來咬我，我回頭就跑，一交跌在地上，把一雙巴掌跌得發疼。那時楊冬生正在田里做活路，跑來扶起了我，借摸着我的手板心說：



「不要緊，不要緊，一會子就好了！」

我回去把此事對母親說，母親很是喜悅，她有天到溝邊去洗衣，碰見楊冬生的母親，說到這件事情，借感謝地說：

「難爲冬生哥，幸虧他照顧囉！」

爲什麼他摸了我的手，衆人不加非難；母親借要表示感謝呢？而一摸五嬸的手，就鬧出這樣大的亂子？在我小小的心里，很有些想不通。我只覺得大人做的事情，實在莫名其妙，而且有些可笑，我便把這件事情問母親，母親就笑着說：

「小孩子不要問這些事！你睡覺吧，明天你借要一早進學堂！」

但我哪里睡得着，不住地閉着柑子橘子的花香。等不好久，又聽見子規在遠處田野里啼叫。而近處的虫鳴和蛙聲，就像在舉行音樂會似的，簡直熱鬧非凡。往天夜里總是一上床就睡着了，這一晚才開始感到夜間的可愛。而且也漸漸忘記那件手摸手的嚴重事件了。

夜深父親回來了，聽見他在外面同祖母他們講話，祖母問道：

「你們該沒有爲難他吧？」

「起初我借在路上想，該得整重一點，不然別家的長工，也會跟着亂來哩！可是一

到，看見楊老臘他們兩老，流眼淚淚地，向我叩頭，同時又想起小時候，楊老臘偕攆過我，招呼我到縣里去上學，操過不少的心，我就心軟了。」

祖母帶着歡喜的聲音插嘴說：

「對的，一個人應該從人家的好處上着想！」

父親接着說：

「韓家兩弟兄，拔出刀來，偕想戳楊冬生幾個窟窿的，虧我費了好半天神，才把他們勸住。到是老五麻煩一點，勸住了，以為沒有事了，他又發作起來，曉都不曉得，他又給人家一記耳巴子，再不然，就突然背上打人家一拳頭。韓家的老大，偕算梗直一點，叫楊冬生叩了頭，也就算了，惟獨韓老二太跳皮一點，老是想些花樣出來，叫人家頭上頂了小足鞋子，偕要把她五嬸的褲子，做成一頂帽子，給人家戴在頭上！」

祖母帶着難受的聲音，嘆息起來。母親在燈下納鞋底，也小聲憎惡地罵了一句。父親繼續說下去：

「這偕不夠哩，偕叫她五嬸臨時在褲子上屙拋尿，她五嬸也做得出來，當真就屙了一拋，濕漉漉給人家戴在頭上！」

祖母責備地說：

「韓家女子也太做得出來了！平日她沒有這樣毒吐！」

母親也搖一搖頭，隨即沉吟地說：

「怕總是氣頭上吧。」

祖父也在外面帶着滿意的聲調，慢慢說道：

「做的是確做得過份一點！」

父親慨嘆地說道：

「當然是過份一點，我從沒有聽見過頂尿褲子的！我同楊老臘他們一路回來，他們在二爸家不敢哭，一出門，才哭出來，我想不出好話來勸，要勸也勸不住，他們兩老那樣難受，那樣傷心！」

祖母也像有些要哭似的說：

「你給人家霉一輩子去了，哪個做娘老子又不傷心呢？」

父親接着說道：

「楊冬生也更見難過，走到石橋那里，要不是楊老臘防備得快，他也就跳下去了。楊老婆子哭哭啼啼地把他拉住，說他再尋死，她就一道跳下水去。楊老臘罵他糊塗，怎麼這樣去尋死。楊冬生給我們拖住，跳不下去了，才嘆口氣說：『我就是恨我糊塗，才

「想這樣去死！」可見他也在悔恨不該摸人家的手。走到半路，他又停下足來，哭着說：「借是讓我去死了吧，免得日後活着，沒有臉面見人！」起初我很憎惡他的，這時也可憐他起來，我才勸他說：「要是你不好意思登在家里，你就出遠門去做工好了！」楊老臘也安慰他，說要跟他借錢做生意，省城地方大，沒人知道的。」

祖母嘆息地說：

「一個人真是糊塗不得！」

外面靜了一會，父親忽然問道：

「楊冬生他今年多大歲數了？」

祖母說道：

「大概小你不多，也有三十來歲吧？我記得他娘來跟你收生的時候，那時就懷起了肚子！」

父親略微感慨地說：

「這也該怪楊老臘他們兩老，不管好好醜醜，你早給他說一房親事嘛！三十來多了，借打單身，你咱個禁得他不糊塗！」

祖母嘆息地說：

「這也難怪楊老臘他們。你不曉人家做娘老子的苦處，他們怕比兒子借急，早就想個媳婦了，前幾年就四處託人做過紅，……我的天，個個人都曉得，你家里吃不飽飯，哪個肯把女兒嫁跟你嘛！」

父親嘆了一口氣，沒話說。

祖父一面走開，一面說：

「這就難說了！」

接着吩咐父親道：

「你們早點息燈吧！油好貴呵！」

父親進來脫了衣衫之後，就吹燈睡覺了。在黑暗中，我聽見母親在說：

「他五嬸也太那個了！你拿褲子給人家頂，借要屙拋尿做啥子嘛？」

父親帶着不滿的聲音回答道：

「她豈止拿尿褲子！要是叫他拿刀子去殺，我相信，她今天晚上都會幹出來的！」

半響，母親才又嘆息地說：

「人真是不容易看出來呵！」

大約父親母親兩人借講了好久，而我却漸漸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天氣仍然和

往天一樣的晴美，天空藍得非常好看，潔淨的白雲，有小小的幾朵，在慢慢地移動。隣近人家的鴿子，帶着哨子，三三兩兩，在房頂上頭的天空中，打圈子地飛；翅子上則常常反射下金色的陽光。屋後竹樹林里，有幾隻小鳥在競賽似的歌唱，站在房簷底下，熱起足望，卻瞧不見鳥的影子，只看出一遍綠色的竹葉和樹葉。橘子柑子的花，許多白色的小星似的，在黑綠的葉叢中，洒下醉人的香味。要不是吃早飯的時候，父親他們再談起昨夜的事情，我便可以說，全然忘記楊冬生了。

早飯後去上學，是要經過楊冬生他家前面的，我便在那里站一會兒，我想看看楊冬生到底怎樣了。他家的籬門，往天這時早就打開了，有紅冠紅尾雄鷄公，帶着黃色黑色的母雞走了出來，慇懃勤勤地啄着，忽地聽見了一點子聲音，便又一齊跑進去，而這天却是關着的，顯得很是淒涼。爬在籬上的野玫瑰，露出一大朵白色的花來，彷彿來得不湊巧似的，獨自寂寞地開着。不久，竹籬門拉開了，楊老臘走了出來，臉上很瘦，眼眶陷下，也不望我，也不看花，只反手拉上籬門，就眼睛定定的望着前面，慢慢地走着，一直朝田野里走去。

我怕上學太遲了，不等看到楊冬生便走了。順着河邊，楊柳樹柔嫩的枝條，打我頭上肩拂過，米粒大的花絮，已有一朵兩朵在乘風飛動了。油菜結了子粒，但頂端偕有

黃花，沒有完全落掉。蜜蜂彷彿怕錯過機會似的，在陽光照着的殘花上頭，忙忙碌碌地飛着叫着。桃花李花，早就開謝了，可是田埂上的野花，紅紅的黃黃的，小朵小朵，到處都是。橫在頭上的樹枝，常常有一對一對的鳥子，看見人走來，便吃驚地飛了開去。草葉綠綠的，樹葉綠綠的，浮着一層美麗的陽光，彷彿都含着輕輕的笑意一樣。這樣好的天氣，這樣好的田野，簡直使人不想進學校讀書，也不想穿鞋子，只願光起兩隻足板，在長滿嫩草的路上，去捉柳絮玩耍。

不久，父親從後面走來，大聲責備道：

「你咱個糊塗了？人家都去溫習功課了，你偕在外頭玩耍！」

往一回給父親母親罵我糊塗，我沒大介意，自從昨夜聽見楊老臘罵他兒子糊塗，而楊冬生亦自恨他糊塗之後，就覺得糊塗兩字的可怕，現在聽見這兩個字一加到我的身上，便使我難受起來。接着我又記起不久以前，我看見花盆里的蘭草正開了，我情不自禁地去摘了一枝，母親走來，現着害怕的樣子說：

「你咱個這樣糊塗？爺告訴你不要摘的，你又來摘！」

我當時恨不得把摘下的花，再接上去，但哪能辦得到呢？真叫人失悔得了不得！我一面走一面想着，人的身上大概藏有一種可怕的東西，牠躲在你我都找不到的地方，使

你不知不覺的，一下子變成了糊塗。然而別人不幫助我捉住這個可怕的東西，却反而責備了我，正如主人被賊偷了，不幫他拿賊，卻去責備主人一樣，我覺得被罵爲糊塗，因此而且受到責備，實是很悲哀的。

走到學校不遠的地方，我看見在那邊路上楊老臘轉來了，在他頭前走着一個老頭，——那是在我們周圍團轉看病的醫生，大家喊做蘭先生的。

下個星期天，碰巧五嬸到我家來耍，我見她象牙色的臉，瘦了一些。樣子顯得更加莊嚴，不像先前愛那麼微微一笑。大約由於知道她打過楊冬生的耳光，借給楊冬生頂過尿褲子，使我對她不敢像先前那樣的親近，尤其害怕那雙曾經鬧過亂子的手。我母親同她閒談了一陣，就小聲問她：

「聽說你拿尿褲子跟人家頂在頭上，是不是當真的？」

五嬸立刻紅了臉，不好意思地說：

「這全是逼起我的！我原說打他個耳巴子就算了，誰知背後也有人說我的不是，怪我不莊重，才惹起人家起壞心。我的天，這不是活天冤枉麼？嫂嫂，你是頂曉得我的，我哪一點欠莊重？天在頭上，我敢賭咒，我從沒有同人家輕佻過。」

他說到這里，眼角都濕了起來。母親連忙拉着她的手，安慰地說：



「那些爛牙巴嚼舌根的話，你管牠做啥子嘛！」

五嬸忿忿地說：

「你遭到我這樣的事情，你不能不管牠的！……爲啥子，人這麼可怕呢？沒有的事情，他都會跟你編在身上！我想起的時候，晚上連覺都睡不着。起初別人偷偷告訴我，把我嚇得一跳，後來把細聽人家的話，雖沒有當面說出來，可那背後，的確有意思；再後來，不用人家講，我看他眼睛眉毛一動，我就曉得了！」

母親把她手一捏，現着疼惜的神情，輕輕責備地說：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這樣下去，你會病了的！」

五嬸恨恨地說：

「我到願病牠十天半月！……這樣好使人難受呵！……嫂嫂，你想想看，我看見楊冬生起不起氣嘛？……那天晚上，我想起都有點怕，再厲害的事情，怕都會做得出來的。」

我母親竭力安慰她說：

「算了吧，過都過去了的事情，不要再去想牠好。」

五嬸搖一搖頭，煩燥地說：

「我何嘗不這樣想？讓一切都忘記得乾乾淨淨的。……可是，我忘記，人家却不肯忘記呀！」

母親略微紅一下臉說：

「對的，對的，這也怪我剛才不該多嘴，忍不住又提了起來。」

五嬸趕忙捉住母親的手，現着抱歉的樣子說：

「嫂嫂，你不要多心，你提起，沒相干的，你原是一付好心腸！就怕的是，人家並不提起，只懷惡意地看你兩眼，那比說出來，借使人難受囉，……你說出來，人家借有話分辯的。」

母親連忙反捏着五嬸的手，帶着疼惜的神情，埋怨地說：

「你咱個這樣想起来了！你說我多心，我看你才多心哪！你千萬不要這樣想了，疑心會生暗鬼的！……其實呢，我到是聽見好多人都在說你好。」

五嬸略帶着驚喜的神情趕忙問我母親道：

「說我啥子呢？哪個在說？」

我母親看五嬸的肩上，粘了一點陽塵，拿指頭給她彈去，然後說道：

「我到溝邊去洗衣，我就聽見鄰居的女人些說，你那兄弟媳婦，真算難得，像那樣

的人，簡直可以立架貞節牌坊。」

五嬸聽了當然顯得很高興，但又接着抑鬱地說：

「就怕她們當着你面前說一樣話，背後又說一樣話……她們原曉得你和我要好，咱個肯說壞話呢？」

我母親有些不滿地說：

「這你就太多心了！我敢賭咒，她們對我說的時候，我看得出來，一點也不是爲了討哪個的好，完全出自真心誠意的！」

五嬸給什麼東西感觸了，臉子有些痙攣，稍微抑止一下，才又小聲說道：

「我到聽着這樣的話哩，說幸虧碰着是幫工，要是換成王孫公子，又不曉咱個了？……你看，氣不氣人，嫂嫂。」

我母親也氣紅了臉說：

「這簡直不是人話！你咱個不順手給她一巴掌？」

五嬸咬着嘴唇皮，惱怒地說：

「可恨的，她就是在背地里講哪！」

母親不平地問：

「是哪一個呢？」

五嬸氣得青着臉子地說：

「曉得是哪一個又好了，我不跑去扯光她的頭髮！」

母親只好搖一搖頭，接着勸慰地說：

「這些無中生有的話，你借是不聽好些，……放大量一點，讓他們去爛牙巴嚼舌根吧！」

五嬸忍着氣地說：

「當然我放得大量！不然的話，早就吊頸死了算了！」

母親連忙用手撫摸着五嬸的手，就彷彿那隻手在使五嬸痛苦似的，一面又說：

「不說了，不說了，我們借是講點別的話吧！……你看，我這雙下江鞋子好不好？」

是她外婆才從縣城剪來的樣子，說是外頭正時興得很哩！」

五嬸接着母親遞給她的新鞋，看了一會，又忽然拿鞋子拍一下她的膝頭，忿忿地說

：「不說王孫公子，就是他皇帝老官又咱個呢？……我要是嫌貧愛富，我嫁來這裡做啥子嘛？……人是不管他穿啥子帶啥子的，我只看他爲人好不好？做事勤不勤快？……」

自古以來，放牛娃子偕做皇帝哩！……老實說，哪個叫花子又不是有錢敗下來的？……我到沒有那對狗養的富貴眼睛！」

母親拿過鞋子，放在一邊，然後說道：

「其實呢，有些人是故意說來氣你的！你嘔氣，你就上了她的當了！……只要韋護你的人，說你好，你就算了！……終天去聽別人的話，一個人沒有那麼長的命來氣！」

五嬸咬着嘴唇皮，忍了一會，才慢慢地說：

「這一點，我都能夠慢慢做到。頂氣死人不抵命的，就是你天天見面的人，也會拿隻不相信的眼睛看着你！」

母親不安地問道：

「是我嬸嬸嗎？」

五嬸青了臉子忍着氣說：

「就是你五兄弟！」

我的母親立刻搖着頭說：

「他的脾氣就是這樣子的，總默倒他比別個精靈！」

五嬸忍不住說道：

「要是真正精靈也算了嘛！偏偏他精靈的不對！……就這點氣人，不論啥子他都不聽你的話，總認爲他說的才有道理！……」

五嬸接着又嘆了一口氣說：

「說起來借是……我的命苦！」

我看見她的眼角，又濕了起來，而且冒出一顆晶瑩的珠子。母親又連忙拿手撫摩五嬸的手背，好像那隻手老是使五嬸痛苦似的。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桂林

## 花園中

我們家里有一個花園，其實最不像花園，我相信世界上絕沒有那樣的花園！但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從沒有疑惑過那不是一個花園。

我們的花園是一座回字形的大房子，連着橫堂屋的。回字形中間那個小口，開着天井。房內沒有窗子，除了兩道門而外光線就全靠天井上頭的天光。壁上刷着上好的石灰，非常地白，掛着不少的字畫。最記得的，是好幾幅有色彩的雄雞，樣子和地上走的雄雞一樣大，一樣活躍。又一幅是一個紅頭髮，頭上長着樹子，背上揹個道人的柳樹精。天井里面放着一個方形的大石缸，滿裝清水，水中聳起一座與缸子小不了好多的假山，山上長起小小的樹木點綴起玲瓏的亭子，另外則鋪着淺草似的青苔，石缸外邊，又放着一大盆牡丹，一瓦缸海棠和許多小盆的蘭草。從天井上頭望去，可以看見搖曳在房頂的青枝綠葉的竹子。通到外邊那道小門口，則砌着矮矮的花台，芍藥剪絨黃楊木蘭殼花，長得滿台都是。隔牆皆有桃枝伸過來，花落的時候，便會一片一片地落在花草叢中。這在鄉下農家說起來，算是最清幽最雅致的地方了。家中宴請客人在這里，祖父看書在這

里，祖母做針線在這里，祖父趕場去了，我們小孩子繞柱跑着做遊戲，也在這里。

記得在一個冬天，我闖進花園去，看見四叔父坐在矮凳上編烘籠，我就停了下來，蹲在四叔父旁邊，看他把細竹篾絲子，繞在小瓦鉢子周圍，不住地編着，長長的細竹篾絲子，也就不停地在地上發出小小的響聲。

小學教書的父親，已放寒假了，他不大坐在家里看書的，也不常到花園里來，他喜歡同我們小孩子一道扯草餵兔子，喜歡放起鴿子，飛在晴美的天空，繞來繞去的打圈圈。但他這一天却在花園里，把一本龐大的書，放在膝上翻看，比祖父平常看的資治通鑑，借要大了一倍光景。後來我知道這是我們的家譜。父親看了一會，笑着說：

「當真有這樣的事情，他們總跌倒是講來好聽的。」

「啥子事情？」

四叔父一面編烘籠，一個好奇地看着父親，又望望父親手上那本大書。他是編烘籠的能手，正如家里人的稱贊，閉着眼睛都不會編錯的，時常有着想找人講趣話的神情。父親眼睛離開書，現出報告一件趣事的臉色，高興地說：

「譜上明明白白寫着的，講我們上川來的祖人，從湖北來的時候，路上帶個鹹蛋，就吃了一個多月才吃完。」



四叔父皺一下眉頭說：

「這樣看來，當真窮嘯，我借以爲是人家說來挖苦我們祖先的哩！」  
祖母停下做針線的手，微笑地向四叔父說：

「哪里算是窮！這是你祖先人儉省！」

父親指點着書，思索地說：

「我看，窮怕也有點窮吧？別人也會要說，要是不窮，就不會離開湖北那個老家了。我在地圖上看來，麻城縣就挨近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一定是土地貧瘠，出產不好，再不然就是遭了水旱天災。」

四叔父看了祖父一眼有些怕說却又忍不住似的說道：

「我看，怕借有另外的原因！他們不是說湖廣填四川，都是綁着手來的麼？只是大小便的時候，才准許改開，如今大小便不借叫解手嗎？」

父親也看祖父一眼，現出很不以爲然的神情，責備地反問道：

「那樣講來，我們的祖先借是犯法的麼？這不對的！」

祖父咳嗽了一聲，祖母父親四叔父都禁不住望他一下。祖父在書上做一個記號合了攏來，然後抬起頭教訓地說：

「犯法這些事情，斷斷不會有的！我們的祖先，個個都是老實的莊稼人，哪會犯法？窮到是免不倒的，只是他們那種儉省，我們後代兒孫，的確一絲一毫也趕不到。如今的窮人，不說一個蛋，吃不了三兩天，就怕一頓也不夠。我們上川來的祖先人，若不是口邏吐趨地儉省，那會發到今天這麼多的人？纔之其成家立業的大本，就是要靠勤儉兩個字上用功夫。」於是又單獨望着四叔父說：「一個人不足踏實地，勤儉做人，一天到晚只起些空想頭，這是做不成啥子事的。」接着祖父自言自語地說，「我去看看雞鴨，該沒跑出去吃菜嘛！」祖父在家除了管理長年月夥種田而外，偕常常注意菜園里的菜或者撒些穀頭子來餵雞鴨。

四叔父見祖父走後，就息下手來，嘴里慢吞吞地重複着祖父說的那一句話「只起些空想頭」，隨又搖一搖頭，似乎在表示反對，跟着笑道：

「那他們這麼遠跑來做啥子？我看總有些想頭的，要不然單在湖廣勤儉下去不好麼？」

父親用手指頭敲着書頁，同意地說：

「那當然，聽見四川土地肥沃，出產豐富，又偕可以隨你意思，插佔田地，哪個偕想不來呢？」

四叔父見父親同意他的話，便頗爲高興起來：

「這才說得起走嘛！沒有這些想頭，哪個肯來？」隨又驚異地問：「插佔田地！到底咱個插佔田地，聽到聽見好多人說，總有些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父親指點着書說：

「這明明白白寫在譜上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剿四川，到處殺人放火，所過雞犬不留，弄得田沒人耕，地沒人種，連城里都長滿了野草樹木，偕有老虎豹子藏在里面，這時候田地沒有主子，也沒人要了，外邊來的人，能耕種多少田地，只消插起樹枝樹柈，做個記號，便永遠爲你管業了。」

四叔父忍不住喜滋滋地說：

「當真有這樣的事麼？那張獻忠到幹的不錯嘛！」

祖母立刻責備地說：

「你發瘋了，殺人放火偕幹得不錯！老實說，張獻忠那個鬼東西，唯願他墮十八層地獄，永遠都不得翻身！」

四叔父笑着曼聲說道：

「儘管你罵他！沒有他，我們如今怕偕在那個什麼地方受苦寒吧！」

父親抬起頭來，有所感慨地說：

「這歷史的事情，很難說定的，像隋煬帝一樣，爲了看花，大開運河，又勞民，又傷財，鬧得天下沸沸騰騰的，當時哪個不抱怨？可是拿我們後代人看來，却又覺得功德無量了，他開了運河，溝通了南北運輸，給後人無限的方便，不過，認真說起來，哪里是爲了後來的人好呢？張獻忠殺人也是一樣，他殺人沒有目的，只是生成的魔王，喜歡流人的血吧了！」

四叔父一壁編烘籠，一壁遲疑地說：

「好像他們又說的不同！……他們說張獻忠剿四川，全是爲了報仇。」

父親好奇地問道：

「哪一個說的？」

四叔父把烘籠放在膝上，慢慢地編，一壁微笑着說：

「人家鄉里人都這樣說哪！他們說張獻忠是個老陝，一向幫人趕驢子趕馬，常常跑到四川來駝菸。他窮得很，冬天都沒鞋子穿，老是光足兩片的，跟在馬駝子後面跑。這樣的角色，四川人當然沒有看在眼里，再要是驢子跟馬踩了路邊的禾苗，他借得搯起，挨一頓好打。聽說有一回在路邊上解大手，他抓把草葉子來揩屁股，」說到這里四叔父

首先笑了起來，「那才碰巧囉，他抓着一把合蔴葉子。」

這使父親祖母和我都忍不住跟着叔父大笑起來。祖母笑了之後，偕得意地說：

「我看，這全是天有眼睛，才這樣叫合蔴合他！」

合蔴這種東西，不知道別省有沒有。在我們四川却是一種野生的草木植物，葉片像芋蔴的葉子，莖稈矮矮的，長着分歧的枝椏。通身佈滿細密的絨毛，手一稍稍挨着，便合得非常之疼，我們小孩子疼得大哭不說了，大人偕要痛得流出眼淚。因此，張獻忠誤把牠拿來當草紙用，那痛的厲害程度，當是不難想像得出的。同時想着，一個惡人受了這樣懲罰，真是再好沒有了。

四叔父笑着繼續說道：

「張獻忠當時，疼得怪叫起來，他罵四川地方，不但人可惡，連草也可惡的。從此賭下彌天大咒，得勢的時候，要到四川來報仇，連草都不留下一根。」

祖母詛咒地說：

「看他就不是東西！合蔴惹着你，你扯合蔴就是了嘛！你做啥要殺人？偏偏合蔴沒扯乾淨，人到給他殺光了！真該永世墮地獄的東西！」

父親卻有點懷疑地說：

「說他到四川來趕馬，那到怕是有，如今老陝不是借年年來駝菸麼？只是合蘇搭屁股，我看多半是編來擺龍門陣的。」

祖母也接着同意父親的意見了，笑着說四叔父道：

「總是你想些來編的嘛！」

四叔父停下編烘籠的手，翹起嘴巴，彷彿受了委屈地說：

「我編的！說烘籠是我編的，到差不多！……你們去聽聽看，哪個種田人不這樣說

？」

父親用指頭敲一敲書說：

「沒有寫在書上，總有些靠不住的。」

四叔父埋着頭編烘籠，神情顯得很不高興。

父親專心看着那本大書一會，忽然說道：

「我不曉得，我們的祖先，爲啥插佔在這塊乾地方，不插佔到大水壩去？」

我們住的地方地勢比較高點，冬天河里有很旺的水，到夏季應灌田的時候，却漸漸地少了，非另挖泉塘，車水補救不可。人們住在這里耕種，當然很是辛苦的。而到縣城去的路，只消走個七八里，便是大水壩子，一年四季，河里都是鋪溝漫限的水，農人

挖開田埂，自然就有水流進去，再不然或者在河邊上安上筒角車，由河流沖動，自行划水進田。人力和牲畜力，都用不着的。四叔父，聽他一向的談話，早就歡喜大水壩了，這時父親提起這個事情，他重又興奮起來，不快的臉色，立刻消逝，他接嘴說道：

「我看，我們的祖先，不是傻，就是太老實了！」

祖母忽然作聲咳嗽一下，那聲音顯然不是爲了咳嗽，而是帶一點透露消息的意思，所以看着書的父親和編着烘籠的四叔父，都略微驚異地四下看看。原來祖父已轉來了，正背剪着手，向過道上的花台瞧着什麼東西。祖母因坐的地方，對着過道的門，因此，她先看見了祖父。她怕四叔父說話放肆，兜祖父不喜歡，就示意四叔父說話留神一點。但因四叔父說的很大聲，祖父已經聽見了，他走來嚴厲地向着四叔父說：

「你在亂講個啥？……你咱個曉得我們祖先是傻的？簡直打胡亂說！」

祖母忙望下祖父，又望下四叔父，似乎想說點話來解釋，而又一時找不着話似的。父親便微笑地把插佔的事情講了出來，並表示出他的疑問，光景想從祖父那里得着解答。

祖父臉色轉溫和了，用手理理短短的鬍子，沉思了一會，才慢條斯理地說：

「這裡可以看出我們祖先的忠厚，當時上川來的湖廣人，一定很多的，不消說大家

都要搶佔水多的田地，好種起田來，多佔便宜，不花氣力，我們的祖先，却不在這點上打算，他想只要地土肥，出產好，多花氣力來車水灌田，那算得啥呢？氣力出在身上，又不用錢買。何況氣力這東西，越用越有，越用越大。只有越想偷懶的人，才越沒氣力，越沒氣力，就越想偷懶。俗話說，叫化三年官都不想做，那是一句真話。我們的祖先，勤快、儉省、不怕辛苦這三點，都是我們後兒代孫應該學的！」

祖父走到石缸邊上，看了一會，又繼續說道：

「其實呢，一個人只要勤快、儉省、不怕辛苦，有啥子地方不好住呢？」

祖母也停下手里的針線，應和着說：

「那不是！」

祖父見石缸內的假山上，落有一片竹葉，尖起兩根指頭，將牠挾來丟了。同時，大約由於祖母的應和，臉色顯得有些高興，接着說道：

「一個人總愛他生長的地方的。一道小河，一座樹林，一塊泉塘，一壩田地，那里沒有呢？看起來尋常得很，可是你在那道小河水洗過澡，飲過牛馬；你在那座林子里息過涼，檢過柴火；你在那塊泉塘里車過水，灌過田地；你在那壩田地里耕過種過，收穫過米糧，那你就戀戀不捨了。就是門外邊，你早晚走慣的小路，都對你親切得很，那里



有條埂，哪里有個洞，用不着眼睛細看，你就能容容易易走過，不會跌絆。我到外邊去息過，不說晚上臭虫多得很，睡得不舒服，就是天剛亮的時候，聽見雞叫，也覺得沒有家鄉的雞，叫得好聽。一回來，借沒落屋，人再疲倦，足再拉不動，只消望見那一向看慣的林子，小河，田地以及院落人家，就立即安心了，有着說不出的快樂。」隨又感慨地說：「真是俗話說的，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祖母藉此箴戒四叔父地說：

「他就老想着外頭好！你看，外頭有啥子好處麼？一個人那里捨得離開他的本鄉本土！」

祖父趁勢說道：

「我看，我們做人除了勤快、儉省、不怕辛苦這三點之外，借得安份守己，不要起些非份的想頭。……這是頂要緊的！你沒這點存心，你就有萬貫家私，你也享不到安樂的，……我看，越想懶的人，就越有非份的想頭。」

後面堆柴草的房屋里，有生了蛋的雞婆，在各多各地叫着。祖父不再說下去，就到後面檢蛋去了。他對於養雞養鴨，抱有極大的興趣。

四叔父一直埋着頭編烘籠的，這時才抬起不快活的臉子，反駁地說：

「那照這樣說來，我們上川來的祖先，就第一個是懶人了！」

「看你又在打胡亂說了！」

祖母警告地說，一面借望一下過道那面。

四叔父知道祖父走開了，大胆地說：

「我們上川來的祖先，爲啥要離開他的本鄉本土呢？我看他第一個就是不安份的！要是安份的，他肯離開他的家鄉，走到幾千幾萬里的地方來麼？」

祖母回答不出話來，只責備道：

「你能幹！偏生你才有這些想頭！」

四叔父一面不息手地編，一面不平地說：

「埋怨人，要埋怨得有道理嘛！」

父親合上手里的家譜，不想再看了，却咳嗽一聲，清一清喉嚨，然後向四叔父說：

「我看，我們上川來的祖先，到並不是不安份的！原因是他們的本鄉本土實在不能養活他們了，他們才不得不走開了的。你想，拖兒帶女，要走他幾千幾萬里，不是爲了沒法子，誰肯吃這份苦！」

「那這樣說，我們的祖先，以前在湖廣那個啥子地方，一定是很窮很窮的人了！」

四叔父息下手，現出聰明透頂的神情問。

祖母不高興地抵塞道：

「偏你就那樣曉得！說得就好像前世在湖廣投過胎的一樣！」

父親現着考慮的樣子笑着說：

「也可以照你那樣說，我們上川來的祖人很窮。其實又何嘗不可以這樣說，他們有田、有地，只是地方遭了乾旱水災，三年沒有收成，弄得沒法子過活，才只好跟人家一夥兒逃荒起來。……我覺得這樣說，到僭要好些。我們做子孫的人，也應該這樣來看！」

四叔父仰起臉子，沉思一會，才又似笑非笑地說：

「要是他們有田有地，那乾旱水災一過，就該仍舊轉回去吶！爲啥子一逃就逃牠幾千幾萬里？別的地方不逃去，爲啥偏偏逃到四川來？四川那時候，照譜上說不是到處荒起，跟遭了乾旱水災差不多？」

父親沒有回答，只帶沉思的樣子，微微地笑着。似乎對於四叔父的話，很感興趣似的。四叔父有些得意地說：

「我看，總是聽人家說，四川土地肥，出產又好，才巴巴的老遠跑來吶！要是老鴉

等死狗，老頓在老地方，那怕現在借窮得沒有褲子穿哩！」

父親一面放下書，一面走開，笑着說：

「這一筆老賬，很難算得清的！」

四叔父見父親走後立即現出不滿的神情說：

「有啥子算不清？明明白白的，我們上川來的祖先，就是一家很能幹的人些。只要聽說那個地方有好田地可以插佔，可以耕種，他們就能不辭千辛萬苦地走去。他們這種不安份的勇氣，我頂喜歡！我覺得窮並不要緊，只怕窮得來光想聽天由命，不想打出一條活路來！哥哥他們，生怕人家說我們祖先窮，這有啥相干呢？劉備不是借織過蓆子，關羽不借推過車，張飛不借賣過肉，朱元璋不借跟人家放過牛麼？」

四叔父在私學里讀過全部的四書五經，自己借去進警察訓練所，在城里站過崗，又進蠶桑學堂去學過種桑養蠶，似乎都幹得無味，仍舊回家種田；閒時就看三國演義這類的書，借買成刀的草紙拿來學習大字，康熙字典也每天要翻一下。我們溫習學堂里面教過的書，他有時會來糾正地說：「唔，康熙字典上，不是這麼讀哩！」所以談起話來，頗能頭頭是道，講出一些奇異的想頭，絕不像一個單摸鋤頭把子的莊稼人。

祖母笑着責備他道：

「就算你說的對，你們上川來的祖先爲了窮才離開本鄉本土！那你自己呢？終天東想西想的，總想到外面去鬼混，又到底爲了個啥？你不是吃得飽飽的，穿的暖暖和和的嗎？這屋里難道借缺你哪一樣，你跟我說說嘛！」說到最後，祖母停着縫紉的針，斂着笑容，極其認真地問。

四叔父停下手，想了一想，然後笑着說道：

「我先問你，假如世上有這樣一個好地方，沒有旱災，沒有水災，又沒有蝗虫，個個莊稼人又都有自己的田地，種出的穀子麥子，有雞蛋鴨蛋那樣大，養的六畜，又肥又壯，沒一個害瘟的，金銀財寶全不稀罕，磚塊子那們大的，由隨你拿來墊豬捲牛捲。隨地都有夜明珠，晚上看夜戲回來，用不着點燈籠。這你想不想去嗎？」

祖母禁不住笑了起來，大聲地說：

「你在做夢囉！世上哪有這樣的好地方？除非是西天活佛在的極樂地！」

祖母這時已學會祖母的樣，每逢初一十五在吃素燒香敬神了。沒事的時候，偕在家中供奉的觀音菩薩面前，唸一通目蓮救母那樣的經書。至於唐僧取經，孫猴子鬧天宮，豬八戒吃人參果，以及韓湘子九度文公十度妻的故事，也已漸漸流行在家中了。

四叔父因此就又問道：

「那末，西方的極樂地，你老人家想不想去呢？」

祖母斂着笑容，嚴肅地嘆一口氣：

「想哪個不想！就怕沒那份福！」

四叔父笑着問道：

「那你又常常唸經吃素做啥呢？不借是想苦修苦練，跑到那里去麼？婆婆她們恐怕日夜都想着哩！」

祖母笑着嗔責道：

「你就那樣曉得！」

四叔父笑着抵塞地說：

「這有啥子關係呢？又不是你們心里在想醜事情！」

祖母笑着罵道：

「越說越不像話了，快編你的烘籠，看你今天一隻也編不起！」

四叔父只怕祖父一個人，祖父輕聲說他幾句，他都不敢反駁。對於祖母却就不同了，祖母罵他一頓，他都滿不在乎的，所以他這時就笑嘻嘻地說：

「我並不是說你們想得不對呀！我只是想問一句，你跟婆婆她們這種想頭，是不是

妄想，是不是不安份呢？」

祖母這回生氣了，馬起臉罵道：

「你跟我少說些好話肥！」

四叔父笑着反駁道：

「這就說都說不得了！」

祖母臉色轉溫和了，却仍然嗔責地說：

「菩薩的事情，你們不能隨便拿來嘴上講的！」

四叔父現出不以為然的樣子，略微譏笑地說：

「那有啥子要緊頭，人家西遊記封神演義講了好多囉，也不見得就得罪了哪一個菩薩？」

祖母想了一會，才說：

「人家書上是恭恭敬敬地講吶，也像你嘻皮笑臉的，那借要得！……快編你的烘籠吧，不要多講了。」祖母拿根線對着天井射下的天光，下細地穿針。

四叔父不以為然地說：

「你沒看過！那里全是恭恭敬敬地講？有些地方借在講菩薩的笑話哩！」

祖母沒有回答，只越發馬起臉，凝神注意的穿針。

四叔父望了一下粉壁上掛的那幅柳樹精，然後說道：

「你看柳樹精背上搯的不是呂洞賓麼？他不借是一個鼎鼎大名的神仙？樣子昏迷迷的，完全是酒灌多了！畫的人爲啥不畫他在斬妖除怪？我看也是耍開開他的玩笑。」

祖母這一天大約由於惱怒吧，三番五次穿不好針，便叫我去給她穿。她一直沒有理睬四叔父的話。

四叔父忽然拍下膝頭笑着說道：

「呵，偕有戲牡丹的戲哪，前回就在街上唱過的。那簡直更鬧玩笑了，說呂洞賓吃了酒調戲女人。……這樣的事情，我就不會相信的，人家是神仙，偕會那樣子麼？」

祖母接着我穿好的針，臉上略帶滿意的神情，向着四叔父稱許地說：

「會這樣想，才是對的！……街上的人嘴巴子閒得生蛆了，才想些缺德的戲來唱。」

四叔父似笑非笑地說：

「鄉里人就對菩薩好麼？你沒看見人家跟土地菩薩寫的對聯，那才笑死人哩。右邊一聯是燒酒甜酒都不論，左邊一聯是公雞母雞只要肥，簡直比一個人借鑒！」



這使祖母忍不住笑了起來，隨即又斂着笑容責備四叔父道：

「哪里有這樣的對聯？總是你想些來編的！」

四叔父立刻板起臉抵塞道：

「我編的！我到沒那麼聰明！」

祖母縫了幾針之後，抬起頭來，現出感慨的樣子說：

「如今所以世道不好，就是不肯敬菩薩的人太多了。剛才你伯伯（四叔父父親他們都喊祖父是伯伯）說的那四件我看借不夠，借要添上敬神這一條才對。我告訴你，一個人不敬神，休說去不了西天極樂地，那恐怕借要折他的壽元哩！往後菩薩的事情，千萬不要想些來說，就說你是看來聽來，你也得把牠忘記才好……如今你們年青人，正是好修的時候，不像我們這些老婆婆，想起要修的時候，已經五六十歲，泥巴掩到胸口了，怕你再用功，也沒多日子給你修了。從今天起，你就聽我的話，先從口德積起！」

四叔父故意做出撒嬌似的樣子說：

「我到不想進你們那個啥子極樂地喃，不是伯伯他們又會說我妄想，不安份了！」

「這又不同了，這想頭是正正當當的吶！」

祖母立即開導他，但隨又似乎看出四叔父是在說笑話，便責備地說：

「我不愛同你講的了！」於是下細地一針一針地縫着。

四叔父彷彿很開心似的，又重新迅速地編起烘籠來。等會看一下祖母的臉色，做出要兜她老人家笑的樣子，拖長聲音說道：

「伯伯他們當真就不妄想麼？聽說年青的時候，做夢都在想戴頂子，一有科舉開考，就馬上氣喘汗流地跑去。你看這算是安份的嗎？」四叔父望一望過道那邊，回頭來見祖母沒有理起，老是低頭縫她的，就又笑着說：「你怕又要說，伯伯他們的想頭，是正當當的吧！那麼我請問一聲，既是正正當當的，又爲啥子這幾年不興科舉了，偌說這是要不得的！你說嘛！這又是啥子名堂吡！」

祖母要笑不笑地抵塞道：

「算你想法多！等你伯伯來，你去問他好了！」

四叔父又趕忙向過道那邊望了一下，臉上現出一種胆怯的神情，生怕祖父走來聽見似的。繼後見沒動靜，便做出不怕的樣子，小聲頑皮地說：

「我要問他的！你默倒我就一點道理都沒有麼？」

祖母不禁微笑起來噴責地說：

「你有啥子道理？你只曉得空口說白話！」

四叔父很是不平地說：

「空口說白話！剛才不是我問的話，哥哥偕回答不清麼？」

祖母顯然很高興四叔父的聰明，看她抬起來的臉色便知道了，但說起話來，偕是在責備他，她說：

「哪里是你哥哥回答不清！他們飽讀詩書的人，一向總是相信書上講的，你那些野頭野腦的話，沒籠頭的馬一樣，他會理起！他沒笑你就是好的了。」

四叔父立即現出鄙視的樣子道：

「書上的話！……聽一半哩信一半！」

祖母有點驚異，隨即恫嚇地說：

「你越發打胡亂說起來了！等會你伯伯進來，你看不告訴我！」

四叔父這下却毫不畏懼地說：

「這我就不怕你講了！我啻句四書跟你聽嘛，「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恰恰和我說的，一點也不走樣。」同時臉上現出極其得意的神情，接着又氣忿地反問：「難道人家說了，就是聖賢，我們說了，便該挨罵？天地間才沒這樣的怪道理！」

祖母見四叔父把四書上的句子啻得那麼熟，似乎也頗有些驚異，同時又好像有些不

大相信，臉上現得似笑非笑地談：

「我沒讀過四書，我曉得你曉得對沒有？等你伯伯來了，再來評一評吧？」

四叔父現出不滿的神情說：

「來偕不是那樣子，難道偕會把聖賢的話改過？」

四叔父低頭編了一會，似乎忍不住了，又笑嘻嘻地說：

「我們不要說遠了，就拿張獻忠剿四川來看吧，書上說他連老婆的尖尖足也砍下來，這就信不得了！」

祖母譏笑地噴責他道：

「你去問張獻忠那個魔鬼好了！終天想些奇奇怪怪的話來，快些編吧，你那烘籠會編一天，都編不完的！」

四叔父充狠地說：

「我編起來，快得很，今天包你有烘籠！」一面編，一面仍舊笑着說：

「老實說一句，譜上講的，一個鹹蛋吃一月，你就打我一頓，我都不會相信的。我看這只是寫來哄哄我們後代兒孫哩！」

「你要你伯伯捶你了！」祖母立即罵了一句。

四叔父斂着笑容，搖頭地說：

「咳，再你咱個說，蛋只有那麼大，秤起來也沒四兩，那會吃到一個月？你說吃兩三天，我借信得！」

祖母停下針線，現出很認真的樣子，開導地說：

「別的真不真，我沒讀過書，我不曉得。鹹蛋我是泡過頂多的，從娘家做女的時候起，到今五六十歲，少說點，千把個總有了嘛！你泡牠一兩月就吃，那是不經事的。你泡牠年把兩年，你去看看，簡直跟醬一樣，再也分不出哪是黃哪是白了，只是一味的鹹，聞起來很腥，吃起來很爽口。誰也不能多吃的，每頓只能尖起筷子粘一點搭個口味。這樣的鹹蛋，的確可以吃個把月！」

四叔父張開嘴巴，驚異地說：

「呵，偕有這樣的蛋麼？」

隨又笑着罵道：

「那簡直是個混蛋！」

冷不防祖父走進花園來了，一踏進門就瞅着四叔父，臉色嚴厲地問：

「你在罵那一個？……無憑白故的！」

四叔父低着頭，只顧迅速地編他的烘籠。

祖母就笑着說道：

「他是罵張獻忠那個壞蛋！」

祖父沒再問下去了，只走到桌子邊坐下，翻開資治通鑑來看。

## 大舅父的悲劇

我的大舅父，因為遭過天花的損害，臉上長滿了又黑又大的麻子，即使不在發脾氣的時候，由我們小孩子看起來，也都不免有些害怕。但他却肯同小孩子親近，喜歡同小孩子玩耍，在我童年的回想中對於他，至今僭保留有極其親切的記憶：他教我學過兵操，不惜把他那又高又大的身子，放倒泥地上面，打臥下跟我看。有次，我母親和我孃孃她們，到縣立女學校去參觀，以為學校連男孩子也不准走進校門的，便把我單獨留在外婆家里，這使我急得發哭，大舅父便牽着我說：

「莫要哭！我有法子使你去看的。」

外婆的家離縣城很近，大門外一片田野的盡頭，便是一灣磚砌的城牆，和城牆里面高高聳立的魁星閣，以及宏大的琉璃的瓦蓋的文廟，與乎文廟前後左右的古老的柏樹。母親跟孃孃她們進城不久，我和大舅父也立刻趕去了。只要一進城，我就以為我的目的便很容易達到，所以那時我被獨自留下的悲哀，雖然很強烈，却是非常的短促，只消一下子，便愉愉快快的了。

縣立女學校的大門，開在東街上，母親她們進南門後，直朝大街走去。大舅父却把我拖上城牆順着城牆垛子向東門慢慢地走。最初這使我很不快，但不久也就迅速地消失了。平常人家住戶，一關了門，我們就無法觀看他們那些好看的打架和吵嘴，而這裡憑着城牆高處的便利，一個肥胖的女人，悠然自得地坐在窗前梳頭，或對鏡抹粉，以及三兩個紮紅頭繩辮子的女孩子，站在簷下忙得臉紅紅的踢雞毛毬兒，都可以隨隨便便地望見。這在一個小孩子看來，是會感到驚奇而且愉快的。

順着城牆的泥路走，一路的磚牆和石頭垛子，都比我高好些，大舅父除了望望城內人家，偕可以隨意向城外觀看，而我自己呢却墊起足尖也辦不到，我只能從他高興的臉上，測知他是看見了城外邊好看的东西，有時他偕同城外邊過路的熟人，大聲地講話。這很使我氣悶，覺得城上的磚牆和石頭垛子，好像專門在欺負我似的。最後，他覺察到了，便抱我讓我向城外盡情地賞玩。在城外邊，我們看見這個田是秧苗，那個地是豆子，這裏却分不清了，只見一片青青的細軟的地氈，使人想躺在上面舒舒暢暢地打它幾個滾。平常躲在遠處的河流，這下也望得了，偕在太陽底下，閃着白色的光波，彷彿在招手說：「來，這里多麼好洗澡囉。」在外婆門前看出去，一座給人家院落遮着的塔，只能看見一點尖頂的，這時也像格外長高了，孤傲不羣地聳立在河流的邊上。這些平日見



慣的東西，都彷彿暗中經魔術家一弄，便換成了另一種姿態似的，大人看來，也許並不是異，可在小孩眼中，却留下異常新奇的印象。

我就這樣看看城牆裏邊，又看看城牆外邊，業已完全忘記那個連男孩子也要禁止的地方了，但大舅父借是引我到東門城牆，抱起我來指着城里一處，大聲高興地說：

「看哪，看哪，正在操哩！」

我看見越過好些排黑瓦的屋頂，老遠有個灰色的空地方，那邊站着一排穿白衣的人，手都在一起一落，時而走，時而又息了下來。

我歡喜地問：

「那就是學生麼？」

「是的，是的，那就是學生。」

大舅父也不禁歡喜地回答。

我看了一會，忍不住問：

「媽跟孃孃她們呢？」我想能看見她們就更好了。

「看不見的，就看見了，老遠也認不出來。」大舅父抱我抱疲倦了，有些喘氣起來  
「我們到街上去找媽媽她們好不好？」

我自然高興到街上去碰見媽媽她們，便立刻點一點頭。他放下我來牽着我向東街走去。

後來，大約好些年以後了，我到城內高等小學校去讀書，常常到城牆上去玩，我才發現大舅父先前指我看的那個操場，並不屬於女子學校，乃是我們學校的，女學校的操場，以至校舍，根本就不能從城牆上看見。我不知道，究竟是大舅父有意哄我，借是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我想來，大舅父哄我的成分比較多些，因為他是認得字的，我們高等小學校的校門，正對城牆，在城牆上一眼就可以看見門上掛的那個寫着新繁縣縣立高等小學校的長牌子。我打算再會見大舅父的時候，我就要這樣問他：

「大舅，你猜我在哪個學校讀書？」

大舅一定會這樣笑着回答：

「這都要猜麼？我老早就曉得你在高等小學讀書。」

「不，我就在那個學校，小時候不准我進去的那個學校。」

「亂說！你咱個能進去嘛？」

大舅父會笑着責備我，以爲我同他開玩笑。

我便要認真地說：

「大舅，你不信嗎？你到城牆上去看看嘛，我們在那個操場里下操哩。」

可是甥舅間這樣有趣的會談，始終沒有做到，因為我進高等小學的那個時候，四川的戰爭正越來越多，連讀着書的我們的學校，也常常息下課，騰空地方，讓軍隊來駐紮。一向在劉湘部下吃糧的大舅父，便因此很少告假回來。而且我在高小讀書，借不到一年光景，大舅父就在成都南門外龍泉驛一役跟雲南軍隊作戰，飲彈陣亡了。

大舅父到軍隊上去吃糧，大約在民國成立後不久。辛亥年革命的時候，外婆和孃孃她們都去逃難去了，只我大舅父一個人留在家里。他親眼看見省城來的官兵攻城，打他房子側邊跑過。槍聲響遠一點，他就從草堆里爬出來，偷偷去檢地上掉的子彈筒。我母親會拿一個來裝針，一直保留了好些年。當母親把大舅父這件故事告訴我們的時候，偕笑着說：

「你大舅胆大的很哩！他別的不想做，就是歡喜當兵！」

父親要是聽見了，就會笑着打趣地說：

「看他那付樣子，就是天生成的一個將軍！」

母親却要帶着憂鬱的神情，認真地說：

「我到不想他當個將軍，只想他做個小官就算了！」

我們小的時候，從大人那里，聽見不少三國演義的故事，知道將軍和小官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對於母親這種願望，立刻表示反對：

「媽，我不要大舅做小官，我要他做將軍！」

母親笑着說：

「好好，讓大舅做將軍。」隨又嘆息地說：「你哪里曉得，做到將軍，要殺多少人去了！」

大舅父不僅像貌配做將軍，就拿他年青時候的處境說來，也逼着他不得不做個軍人。到外祖父手上，他們借住在祖上留下來的老屋內，只是和一般情形不同的，他們並非屋主，而是經過一次轉賣之後，變成租戶了。同時院子外面的田地，他們賣出了就無力租來耕種。這樣一來，世代爲農的他家，便不能再在土地上生根了。二舅父首先送到成都綢緞舖里去做學徒，大舅父隨後也去了，不久他一個人頹喪地走了回來，揹着原先揹去的被蓋。顯然他那戇直而有點暴躁的脾氣，不適合於頤指氣使的主人，再則那些上鋪子來買精緻衣料的太太們，大約碰見他也有點望而却步。

士農工商這四條路，都對他關了門，他只好去當兵。然而也不能說他是完全逼着去吃糧的，至少一半也由於他的自願。我見他當兵時候自己取的名號，是用劉鎮邦三字代

替了先前外祖父跟他取的名字，就可以見出他的抱負和對於當兵的興趣。

他當兵的頭幾年，每年總能請假回來一次。他教我學兵操，帶我到城牆上去看男孩子也不准進去的學校，大都是在他請假回家來的期間。那時候我們看過他因射擊第一得的夜光錶，因操練準確得的印花毛巾，借吃過他從遠地帶回來的芽菜，又撫摸過他腿上打仗得來的傷疤。並從他的口里，知道一些軍人的渾名。做過四川督辦的劉禹九，他喊做劉水滌兒，做過軍長的賴心輝，他喊做賴大砲，只有劉湘一個人，因為是他的長官，他沒有提過他的渾名。對於別省的軍隊，他也有些看不起。袁世凱稱皇帝的時候，他同陳二菴的北洋兵打過仗，有人問到那次的戰爭，他便要鄙視地說：

「那些北洋大猴兒，咱個打得仗嘛，足上穿起皮鞋，一踏下秧田，滿統子泥水，路都走不動。」

他向侵掠四川的雲南軍隊，仗打得更多，一講到的時候，也用不少輕蔑的名字稱呼他們。報紙和刊物的記載叫滇軍，他却照他們一般弟兄的說法喊做「滇娃兒」或者叫做「紅邊邊」。因為那時雲南軍隊戴的軍帽，有根紅線繞在帽子的邊沿上。

大舅父跟我母親她們，講述戰爭的故事，在我們小孩子聽來，總覺得當兵的那種人，是和日常所見的人物，大不相同的。他們可以成幾天幾夜地不睡覺，一要睏的時候，

不管是草地上也好，懣地方也好，倒下去就睡得熟不得熟的，打大砲都驚不醒。有次夜里，連長看見對方軍隊打來了，便向暈倒地上的弟兄驚呼吶吼：

「滇娃兒打來了！……紅邊邊打來了！……」

沒有一個人醒，連長見這樣的恫嚇都不生効，便氣得大罵起來。大舅父講到這裏的時候，就忍不住笑着說：

「他脾氣醜，連我的祖宗八代都罵到了！」

外祖母素來認爲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的，而大舅竟去當兵了，顯然使她有些傷心，可是大舅父的性子，她是清楚的，不好當面埋怨，何況請假回家來，到底是件可喜的事情呢，所以聽見這件事情，就不禁諷刺地說：

「這才當兵當得好哩！」

我母親不管外婆說的話，只感到很有趣似地笑着問：

「這下你們罵總罵醒了吧？」

大舅父笑着回答：

「哪里罵得醒！他拉起這個來罵，那個又董的一聲倒下去了。誰也不睬他的！」  
外祖母也不忍住笑起來了，嘲笑地說：

「你們當兵的，臉皮真厚，掉跟別人，會連耳根子都羞紅了！」

大舅父露出孩子似的笑容，反駁地說：

「你老人家那里曉得，人家三四晚上都沒有閉眼睛了。」

外祖母嘆了一口氣，現着疼惜兒子的臉色，埋怨地說：

「叫你不要吃糧，你偏要去嘛，你看吃好大的苦！」

我的么孃孃，母親的四妹，急不能耐了，便催促地說：

「不要講別的了！哥哥，後來你們咱個醒的？」

「後來咱個醒的？」大舅父望着么孃孃，興奮地重複一句，然後做出很嚴肅的神情說

：「連長那東西才野蠻囉！他看我們嚇也嚇不醒，罵也罵不醒，他就劈根樹條子，」他指着外祖母身邊的長烟袋桿子，「比這個借粗一點，照着我們劈頭劈腦亂打起來！」

外祖母臉子痙攣了一下，認真不快地說道：

「這才好嘞，活這麼大，借挨條子打！」

么孃孃就趕忙替大舅父反駁道：

「媽也是！你不打醒，人家就趕來管閒殺呀！」

外祖母像怕說多了，會招大舅父的惱怒似的，只是很小聲地埋怨：

「不吃糧，不更好麼？」

母親笑着，竭力調和兩人之間的衝突，勸慰外祖母說：

「媽，早前的話不要講了！各人生來有他的命的。大兄弟，該得要當兵，怕也前世註定了的。」隨即指着旁邊聽得入神的我，笑嘻嘻地說：「他借說他大舅要做將軍哩，」母親息了一下，又認真補說道：「有時候小孩子說的話，却很應驗哩！」

大舅父立即高興起來，雙手把我高高舉起，大聲地說：

「你說得好！你說得好！」

外祖母趕忙止住道：

「看嚇着他，你那樣粗里粗氣的！」

大舅父放下我，就在屋子里面走來走去的，借不時把手指節子弄得發響，臉上現出嚮往什麼的神色。外祖母看一會他，然後輕輕嘆口氣說：

「做到將軍，不曉得要殺多少人去了！」

這句話，經母親說過一次，外祖母又說一次，竟在我腦筋里面，打下很深的印象，以為現在的將軍比三國上的張飛他們借厲害，總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見人就宰人家的腦袋，我想大舅父原是跟我很親近，肯和我一道玩耍的，假如有一天，竟會使我也害



怕起來，那我到願意他不做將軍的好，我就把這個想頭，當場說了出來。

大舅父首先驚奇地問道：

「怪了！你現在又咱個想起的！」

我想也不想地就回答道：

「我不願意大舅父殺人！」

大舅父立即打起哈哈笑道：

「當兵咱個不殺人呢？當兵就是專門殺人哪！」

么孃孃好奇地問道：

「哥哥，你到底殺了多少人？」

大舅父笑着說：

「說起來你們怕也不信。我當了這麼多年的兵，我就不曉得我殺過人沒有。……可以說殺了許多紅邊邊，許多北洋大猴兒，也可以說一個也沒有。」

母親看着大舅父的臉子一會，看見他並不是說笑話，就有些詫異地說：

「這我們就不懂了！」

大舅父看一通在座的人，然後帶着極有興味的神情，似笑非笑地說道：

「如今的打仗，你們默倒借像從先年辰麼？我告訴你們，一點也不是面對面地對打！借隔一帽子遠，就砰砰碰開槍起來。只要你這邊打的響聲大，他那邊就逃了。你這邊也是一樣聽見風聲不對，人家那邊砲火打得震天價響，那就自己放聰明一點，英雄不吃眼前虧，趕快讓一讓。說起來，真是好玩得很，就像小孩做遊戲一樣。」

外祖母以爲故意說來哄她的，便冷冷地插嘴說：

「有那樣好玩！我才不愛信的。」

「你老人家沒有當過兵，自然不會信的！」大舅父斂着笑容，十分認真地說：「我去了的時候，也慍慍懂懂去拚命，拿身子去碰牛角蜂，我們叫飛起的子彈，就這樣叫法的。那些老糧子當場就笑我，叫我壩子石，喊我新毛猴兒，過後借罵我爲啥那樣氣大，不是人家殺了你的娘子！」

外祖母裹着捲烟忍不住抬起頭來，笑着責備說：

「這人家問得對哪！」

大舅父苦笑了一下，又再說道：

「我當時很看不起他們，覺得當兵是保衛國家的事情，他們都不曉得，簡直冤枉當一場兵！誰知我一說出口，他們就更加嘲弄我，開我的玩笑：『你的國家在哪里呀？你

保衛她，你就把她裝在衣袋里吧！」真氣死人！他們全是一些混帳東西，沒有一點子國家觀念！本來也難怪他們，一向遊手好閒慣了，書本都沒有摸過，爲了肚皮才來吃糧，曉得愛什麼國嘛！我不管他們的嘲笑，我要做榜樣讓他們看。不當兵就算了，一當兵就要認真保衛國家。」隨即撈起他的褲腳，露出他的大腿，指着一塊微紅的疤痕說：「這就是我保衛國家的成績。」

外祖母現着驚訝而又疼惜的樣子，隨即惱怒地說：

「我的老子，你不要拿跟我看的好！……免得我看了難過！」

大舅父不以爲意地笑着說：

「現在好都好了，就跟沒有帶過傷的一樣。」

外祖母怕看似的臉掉在一邊，責備地說：

「偕說哩！爭一點打斷了腿骨，叫你做一輩子廢人！」

母親却感嘆地說：

「幸好我們劉家的祖宗，有靈有應！」

大舅父放下褲腳之後，就去抓着外祖母身邊的長煙袋桿，把外祖母捲好的葉子烟，裝進白銅斗子，點燃慢慢吸了一會，提一提神，然後憂鬱地說：

「你們都曉得，我向來是不吃烟的，就在那回養傷的時候，慢慢學會了！」  
母親現着和藹的臉色，同情地說：

「那是會吸起來的，人病在床上的時候，總是心里很煩嘛！」

「那到不是煩！」大舅父取出烟袋，吐一拋口水，接着嘴說：「簡直可以說，心里很難過，自有生以來，從來沒有的那麼難過！」

母親忍不住有些傷感地說：

「是的囉，受了傷，又偕在舉目無親的地方！」

外祖母用手指擦一擦眼睛，眼角竟止不住冒出眼淚。

么孃孃一半安慰一半埋怨道：

「媽，你也是，過都過去的事了，哥哥好好的，你哭啥子！」

外祖母勉強做出不悲戚的樣子，掩飾地說：

「我沒有哭，手指上粘着烟，辣着我的眼睛了！」

大舅父有些不快地說：

「你們聽我說完囉嘛！我到不是爲了這些事情難過！我心里難過的，是我養傷的時候，聽見我們的軍長跟劉水遊兒他們，已經坐在一道，叫戲班子唱戲，喝酒划拳，快樂

得不得了了。我想，你們結果既是這樣要好，何苦當初又那樣地打呢，白死那麼多人，豈不是亂拿性命開玩笑！真的，保衛國家是這樣的打仗麼？你們打要，我們却流了血，這不是很使人難受的麼？」

外祖母似乎想埋怨幾句，但她望大舅父的臉色一下，隨又忍住了。

大舅父叭了一會兒烟平靜平靜他的心情。接着又再說道：

「同住醫院有個教書的教員，他喜歡同我談話。有一天，忍不住了，我就問他：『要咱個打仗，才算保衛國家？』他驚異地說：『這個你都不知道麼？保衛國家，是同欺侮我們的外國人打呀！』說出來，原是這麼平常的道理，但我却不知道。我紅着臉問他：『那麼我們同劉水滌兒賴大砲他們打，又該算啥子戰爭呢？』『這只能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好像一家里的幾弟兄，分田分不勻淨，打！借錢不遂，打！口角鬥氣了，打！樣樣事情都要打，到尾後呢？架打完了，便和和氣氣的，借是弟兄家，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我不禁氣忿起來，我說這樣打仗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他才滑稽囉，他說：『這樣你們可以靜靜躺在醫院裏享十天半月老爺福，洗臉吃飯，都用不着費心，樣樣有人送在手裏，借不好麼？……扯！』」

母親和么孃她們都聽得笑了起來。

外祖母現出責備的臉色，小聲說道：

「這樣的福多享幾回才好哩！」

大舅父使勁呷了幾回煙，心情變好之後，才又微笑地向我母親說道：

「往後打仗我就再沒那樣傻里傻氣的了。我抱定主張，只有那些欺壓我們的外國人，我才肯認真同他們打。叫我打耍仗，就要戴花，我才不肯幹哩。這時候我就跟那些老兵一樣，可以進就進，可以退就退，用不着傻賣氣力。我們只管子彈放出槍口就是，由他上天也好，入地也好，放倒人也好，全不關我們的事，人家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我們就是當一日兵，放一日槍。路上看見打死的敵人，呵！我說錯了，我們和他無冤無仇，哪里算是敵人，只算打死一個人吧了，可是我們也不憐憫他，我們只罵他太傻了，爲啥子耍拿身子來喂牛角蜂？我們毫無意思要打死哪一個，我們只是亂放一頓槍，所以我說我這幾年沒有打死一個人，即使有死的，也是他傻，他來碰的，不能算在我的賬上。」

外祖母提高聲責備道：

「你只說人家，你要明白點，你就該早回來！」

大舅父把頭一仰，靠着椅背笑着說：

「回來那好意思！吃了十來年的糧，不等跟外國人打一仗，也太難爲情哪！」  
外祖母抵塞他道：

「要是外國人不打來，你不是要在糧子上頓一輩子？」

大舅父沒有回答，只仰起頭，笑着吸烟。

么孃孃等了一會，見大舅父不再講下去了，就又兜他說話：

「哥哥，難道幾年，你們全沒認真打一回仗麼？」

大舅父笑着回答道：

「當然也打過幾次的。」

么孃孃趕着問題：

「那又爲了啥子原因呢？」

大舅父把烟斗上的烟灰扣去了，又現着要笑不笑的面容，繼續說道：

「比如說，我們正安靜下來吃飯的時候，探子忽然跑來報告，敵人快要包抄來了，跟着偕有個把牛角蜂，呼的打房頂上飛，那我們就認真生氣了。『媽的，飯都吃不咸，老子跟他幹！』砰砰碰碰就打了過去，不給他放倒幾排人，大家都不甘心似的。再有的呢，剛紮在一個有油水的地方，老百姓豬呀羊呀，銀元哪銀票哪，不斷地送來，哪知道敵

人足跟足尾來了，這時候我們的確牙癢癢地把他們看成敵人。一聲哨子吹，我們就打起衝鋒殺過去。」

大舅父一面說着，一面忍不住笑了起來。

外祖母也笑着，嗔責地說：

「你們就像些胡鬧的小孩子！」

大舅父附和地笑道：

「的確像一羣小孩子，有些時候，大家弟兄啥子想頭都沒有，一點也不願意打仗，可是也逼得來非認真打不可。」

么孃孃急不能耐地問：

「那又有啥子講究？」

大舅父臉上又現得似笑非笑的，像有些不願意說似的說道：

「那就是屁股後頭安有機關槍，哪一個敢朝後退，官長就下命令開槍，波波波地一頓掃射，你與其拿跟他掃射死，到不如硬着頭皮拚！」

么孃孃看外祖母一眼，彷彿代外祖母發意見一樣，扁一扁嘴說：

「那這樣打，就不好玩了！」



母親終於嘆氣地說：

「當兵總是件苦事情！好比他逼着你，就要你性命過經！」

大舅父露出微妙的笑容，低聲說道：

「在他們那些老糧子，借是滿不在乎的！他們有他們的整法。他們會笑着向你眨一眨眼睛：『弟兄幫幫忙！』你問：『弟兄幫啥子忙？』他說：『請你拿槍口子對我這個地方。』他指着他的大腿，『打一下，不要多，只消創破指頭那麼大個皮！』這樣他就拿血抹紅褲子和裹腿，拐起足走回去：『報告連長，我戴花了！』於是他就轉到安全的地方。」

外祖母笑着罵道：

「你們簡直幹的鬼事！」

么孃孃忽然發現什麼似的，做出很精靈的樣子，要笑不笑地拿手指着大舅的大腿問：

「哥哥，你這個怕也是叫人打的吧？」

大舅父給這麼一問，到怔住了，隨即紅着臉，神情也不快地回答道：

「算你精靈！」隨即向母親說道，彷彿要從母親這裏得到同情似的：

「我看不起打自己的仗火，可是我絕不同那些老流氓一樣。真的，我要叫他們老

流氓！他們沒有國家觀念，不曉得愛國，也不曉得軍人應盡的本份！」

外祖母不滿意地插嘴說道：

「就算你充狠！不該拚的也要拚！」

大舅父不再說了，只向母親微微笑了一下，彷彿在說：

「她老人家真沒辦法！」

大舅父在的那個部隊，幾年後二舅父也去了。因為二舅父他在成都綢緞舖上做過管賬，練得會寫會算的，便在軍部軍需處做事，漸漸弄到一點錢，討了妻子，偕把外祖母的家，勉強中興起來，使親戚本家和挨近的鄰居，都對軍隊感到興趣。可是我的大舅父，十多年來却老是一個排長，沒有昇遷上去，每月也只能寄十元左右薪餉回來，給外祖母做零用。最後討到一個年齡跟他差不遠的老處女，也許說不定借是一個再醮的寡婦。大舅母討來的第二天，她就笑起来拉着我問：「你看，是你二舅母好看，偕是我好看？」這個討親過禮與乎招待賀客的宴會，全部開銷都是二舅父掏的腰包。我看見大舅父回來結婚的那幾天，臉上全沒一個新郎應有的喜色，同我們這些外甥子，也現出少有的生疏，而且婚後三兩天，就聽見大舅父在外祖母房間里，忿忿地說生氣話：

「我還他好了！一個錢都不會少他的。」

外祖母也現出生氣的樣子，但借竭力說着安慰的話：

「你那樣多心做啥子？他給了我，就算我的哪！」

大舅父一點也沒因此得到安慰，仍舊悲憤地說：

「我受不了那份氣！」

大舅父結婚不久，就帶着大舅母回到軍隊上去了。走後，外祖母就向母親嘆氣地說：

「我老放不下心的，就是你大兄弟，他一生犯忤頓連，小時候，你姊妹妹妹都好好的，就是他一個人出天花。如今三十多歲了，成不起家，立不起業，借天天過險日子，在血盆里抓飯吃。」

母親聽見講到大舅父的事情，臉上不免現得有些難過。但說起話來，借是盡量安慰外祖母：

「你老人家不要擔憂，大兄弟他做事正直，從不整人害人！祖宗有眼，一定會叫他發起來的！」

我大舅父後來昇到了連長，但接着不多幾天，就在成都南門外龍泉驛一役，和滇軍作戰，飲彈陣亡了。這使母親和孃孃她們，暗中痛哭，却不敢把這悲痛的消息，漏給外祖母。同時也沒有把昇遷連長的喜訊報告跟她。因為這種喜訊已給悲痛的消息化為烏有。

了。單說跟她聽，不過徒增她的想念你己。那些時母親和孃孃她們只想竭力不在她面前提到大舅父。過不幾月外祖母倒床不起了，她的兄弟，全縣最有名的醫生，也來診過說是沒有希望了，才打電到重慶去，叫二舅父趕快回來，他那時候偕在劉湘部隊上作軍需官。重病着的外祖母，對在外未歸的二舅父，並不會怎樣關心，只口口聲聲問到大舅父。睜開眼睛來看見我母親和三孃坐在床邊上陪她，她就喘着氣問：

「你大兄弟呢？」

看見陪她的是么孃孃，就又會問：

「你哥哥哩？」

母親三孃么孃孃她們，只勉強安慰地說：

「打電去了，就要回來了！」

一面却掉過臉子，偷偷地拭眼淚。後來別的親戚和本家，就勸我母親和孃孃她們說，偕是讓她老人家知道的好，免得那樣掛心，在臨終的時候多受痛苦。

最後，我母親和孃孃她們，看見外祖母已經昏迷幾次了，偕在蚊子聲音似的，提到大舅父的名字。她們這才含淚告訴了她。她聽見大舅父是打仗打死的，臉上現出極端痛苦的樣子，哼了一聲，便永遠閉上了眼睛，而這個時候，二舅父偕沒有從重慶回家來。

二舅父回來的時候，跪在棺材側邊哭，躺在棺材中的外祖母，已經去世幾天了，左邊眼睛挨着鼻樑那隻眼角，當時却冒出一滴眼淚。別的親戚本家以及聽聞此事的人，都說這是不祥的兆頭。過後幾年，二舅父二舅母相繼死去，外祖母家竟沒一個人傳留下來。他們便說外祖母死後流淚的預兆，算是應驗了。其實這是打胡亂說的，人死就完了，借會預知什麼呢？只是一直使我驚奇的，死了那麼幾天，什麼知覺都沒有了，怎麼借會流淚呢？我推想，總是二舅父回來的嚎哭，以及母親孀孀她們見景生情的陪哭，一種驟起的哭聲將屍體震動，偶然分泌出水份來。再不然，就是人雖然一時斷氣了，某些器官借沒有完全死去，借要等些時些才能失去作用，因而就有流淚的事情發生吧？

關於大舅父的死，我也下細地問過，那經過的情形，可以說並不壯烈，只是一個朋友叫他在火線上代理作戰，他答允了，當躬下身子來拴鬆了的草鞋索子時，突然飛來一顆冷子，打他頸骨邊上鑽了進去。醫生沒法取出，大舅父便死在醫院了。

我先前曾依舊小說上的看法，想着我的大舅父假如打仗死了，那他一定是拿把大刀，在敵人層層的包圍中，不斷地殺進殺出，只見一片腦袋，紛紛落地，繼後人疲刀鈍，氣絕倒在地上。但結果這麼平淡無奇地死去，使我於悲哀中感到一絲輕微的失望。然而下細想來，他之死的不壯烈，也就正是他一生難免的悲劇，因為他沒有遇過真正的敵人，而又逼來不得不作戰的原故。現在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兵士們，同我大舅父一比，真是無比的幸運了。大舅父能留到今天，那多麼好呢？

★二之叢文火星★

童年的故事

每冊實價

元

著者 艾

出版者 建國書

店 燕

發行者 建慶林森路  
國書店

東南總發行區 長風書店  
上海北浙江路三七二弄一五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滬第一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8985B

420移交

封面設計：余所亞